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

全梁文卷四十八

烏程嚴可均校輯

王志

志字次道，琅邪臨沂人，齊司空僧虔子，尚宋孝武女安固公主，入齊封臨汝侯，領右衛將軍，梁臺建，遷散騎常侍，及受禪，歷中書令金紫光祿大夫，卒，謚曰安。

答釋法雲書難范縝神滅論

辱告伏覽勅答臣下神滅論，旨高義博，照若發蒙。弟子夙奉釋教，練服舊聞，有自來矣。非惟習同道大，實激天旨而已。且垂答二解，厭伏心靈，藻燭聞見，更不知何以闡揚玄猷，光彰聖迹。且得罔象不溺於眞，內外無紛如之滯，寔懷嘉抃。猥惠來示，佩眷惟深。王志和南。宏明集十

王揖

揖（柔豔作楫）志弟，仕齊入梁，歷黃門侍郎、太中大夫，出爲東陽太守，有集五卷。

答釋法雲書難范縝神滅論

辱告惠示敕答臣下審神滅論。夫昊蒼玄默，本絕言議，性與天道，固亦難聞，而愛育之仁，依方感動，開誘之教，沿事降設，矜局蛙於井谷，哀危蟪於寸陰，思發神衷，言微理鏡，引據前經，文約旨遠，凝神杳緲，一理能貫，墳典紛綸，一言以蔽，顯列聖之潛旨，決終古之滯惑，存滅由斯而曉，孝敬同茲而隆，信足以警誡重昏，儀範百代，所謂聖莫揚揚，嘉言孔彰者也。弟子既慙辨理，無偕知音，遂得預聞道訓，預覩妙蘊，式抃下陳，永佩聖則。弟子王揖和南。（弘明集十）

王泰

泰字仲通，小字烜，志長兄慈之子，仕齊爲祕書郎、車騎主簿，入梁，累遷至吏部尚書，除左驍騎將軍，卒謚夷子。

答釋法雲書難范縝神滅論

一日曲蒙誨私頒岡范中書有神形偕滅之論斯人逕侹不近人情直以下才未能折五鹿之角耳辱告亞示聖旨徵引孝道發揚冥致謹當尋誦永祛蒙惑弟子王泰頓首和南弘明集十

王緝

緝志子天監初建安王偉板爲功曹

答釋法雲書難范縝神滅論

惠示敕答臣下審神滅論竊以神一冥默歷聖未傳宣尼猶稱不言莊生空構其語求之方策歟昧交深謬覩今論天思淵發妙旨凝深至理既弘孝機兼極信足韜超萬古照燭來今弟子生屬昌辰預覩聖藻既冰渙於懷抱信曉惑於隨便凡厥靈知孰不鑽仰矧伊蒙蔽激抃是深王緝和南弘明集十

王珍國

珍國字德重沛國相人齊初起家冠軍行參軍累遷寧朔將軍入梁封灄陽縣侯改宜陽終丹陽尹卒謚曰威

答釋法雲書難范縝神滅論

辱告伏見敕答臣下神滅論神之不滅經典明文卽心語事皎然在理論有神滅實所駭歎天照淵凝妙旨周博折彼異端引茲歸範信可以朗悟冥塗棟梁千載矣伏覽權載竊深罔極比故詣展遲獲荅伸王珍國呈宏明集十

王暕

暕字思晦琅邪臨沂人齊太尉儉子尚淮南長公主歷祕書丞驃騎從事中郎入梁爲侍中尚書左僕射卒謚曰靖有集二十一卷

答釋法雲書難范縝神滅論

枉告幷奉覽敕答臣下審神滅論聖旨玄照啟廓羣蒙義顯幽微

理宜寂昧。夫經述故身之義。累敘遊魂之談。愚淺所辯。詳已為非。滅況復膚思引遠。盡理窮微。引文證典。渙然冰釋。肉眼之人。虔恭迴向。惑累之衆。悛改浮心。發明旣往。訓導將來。伏奉淵敎。欣蹈罔已。王暕和南。宏明集十

王彬　王緘

彬緘里系皆未詳。天監初。彬為吳興太守。見何遠傳尋與緘俱為侍中。

答釋法雲書難范縝神滅論

辱告伏見敕旨答臣下審神滅論。聖思淵凝。天理孤絕。辯三世則釋義明。舉二事則孝道暢。塞鑽鑿之路。杜異路之口。足使魔墣永淪。正峯長峻。弟子伏膺至道。預奉天則。喜躍之心。盜復恆準。王彬緘頓首和南。宏明集十

嚴植之

植之字孝源、建平秭歸人、仕齊歷王國侍郎右常侍、遷員外郎散騎常侍、康樂侯相、入梁爲後軍騎兵參軍、五經博士、遷中撫軍參軍、兼博士、有凶禮儀注四百七十九卷錄四十五卷、

荅釋法雲書難范縝神滅論

辱告、伏見敕旨荅臣下審神滅論、夫形分渉𪊑、或微隱難悟、況識理精密、豈庸見能曉、所以斷常交鶩、一異競奔、若中道居懐、則欲流可反、二邊滯意、彼岸長乖、神滅之論、斯障實重、仰賴聖主、棟梁至教、明詔爰發、朗若披雲、非直冥符訓典、俯弘孝義、蓋妙達生源、幽窮行本、使執禮之性、踐霜露而彌篤、研神之識、仰禪悅而增心、皆當習忍慧途、翻流惑海、弟子早標素心、未知津濟、伏讀懽欣、充遍身識、猥惠存昴、荷眷惟徽、嚴植之呈、宏明集十

賀瑒

瑒字德璉、會稽山陰人、宋太學博士道期從孫、齊初爲國子生、

舉明經除揚州祭酒兼國子助教歷奉朝請大學博士太常丞去職天監初復爲太常丞掌賓禮尋兼五經博士拜步兵校尉有禮記新義疏二十卷賓禮儀注九卷（本傳作一百四十五卷）五經異同評一卷

郊宮議

周禮王旅上帝張氈案以氈爲牀於幄中不聞郊所置宮宇也（通典四十二齊永明元年外庠博士賀瑒議）

郊壇瓦屋議

周禮王旅上帝張氈案設皇邸國有故而祭亦曰旅氈案以氈爲牀於幄中不聞郊所置宮宇（南齊書禮志上建武二年太學博士賀瑒議）

宮人始入應奏樂議

按禮賓入而懸興示易以敬也和易以敬宮人皆然謂不應有異懸以宮人始入便應奏樂（通典一百四十七梁天監中撰賓禮賀瑒議）

上宮元會奏大壯武舞大觀文舞議

按禮記云太子爲樂也以賞諸侯之有功其治人勞者舞行綴遠其治人逸者舞行綴短觀其舞知其德以此而求諸侯舞時王之樂可知也況皇儲養德春宮式瞻攸屬謂宜備二舞以宣文武之德焉 通典一百四十七天監中

答釋法雲書難范縝神滅論

辱告垂示敕答臣下審神滅論鑽仰反復誦味循環故知妙蘊機初事隔凡識神凝繫表義絕庸情皇上叡覽通幽性與天道所以機見英遠獨悟超深迹三聖以導末曉標二事以洗偏惑故係孝之旨愈明因果之宗彌暢岷山粹典即此重彰洙水清敎於茲再朗譬諸日月無得踰焉弟子雖冥頑多蔽謬奉格言研求妙趣猶知搢紳法師宣揚至道允關大猷佷惠未及益增銘荷弟子賀瑒呈 宏明集十

賀琛

琛字國寶瑒弟之子普通中刺史臨川王辟爲祭酒從事史補國侍郎兼太學博士遷中衛參軍尚書通事舍人通直正員郎征西鄱陽王中錄事進尚書左丞歷員外散騎常侍御史中丞免復爲尚書左丞遷給事黃門侍郎散騎常侍太府卿太淸中爲雲騎將軍中軍宣城王長史東府城陷爲侯景所獲臺城陷逃歸會稽復執送景以爲金紫光祿大夫遇疾卒

奏二郊及藉田宜御輦

今南北二郊及藉田往還並宜御輦不復乘輅二郊請用素輦藉田往還乘常輦皆以侍中陪乘停大將軍及太僕梁書武帝紀下大同五年御史中丞參禮儀事賀琛奏

條奏時務封事

臣荷拔擢之恩曾不能效一職居獻納之任又不能薦一言竊聞

慈父不愛無益之子，明君不畜無益之臣。臣所以當食廢飡，中宵而歎息也。輒言時事，列之於後。非謂謀猷，寍云啟沃，獨緘胷臆，不語妻子，辭無粉飾，削藁則焚。脫得聽覽，試加省鑒，如不允合，亮其戇愚。

其一事曰：今北邊稽服，戈甲解息，政是生聚教訓之時，而天下戶口減落，誠當今之急務。雖是處彫流，而關外彌甚。郡不堪州之控總，縣不堪郡之衰削，更相呼擾，莫得治其政術，惟以應赴徵斂爲事。百姓不能堪命，各事流移，或依於大姓，或聚於屯封，蓋不獲已而竄亡，非樂之也。國家於關外賦稅蓋微，乃至年常租課，動致逋積。而民失安居，寍非牧守之過。東境戶口空虛，皆由使命繁數。夫犬不夜吠，故民得安居。今大邦大縣，舟舸銜命者，非惟十數，復窮幽之鄉，極遠之邑，亦皆必至。每有一使，屬所搔擾，況復煩擾積理，深爲民害。駑困邑宰，則拱手聽其漁獵；桀黠長吏，又因之而爲貪

殘縱有廉平郡猶掣肘故邑宰懷印類無考績細民棄業流宂者多雖年降復業之詔屢下蠲賦之恩而終不得反其居也

其二事曰聖主恤隱之心納隍之念聞之遐邇至於翾飛蠕動猶且度脫況在兆庶而州郡無恤民之志故天下顒顒惟注仰於一人誠所謂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鬼神畏之如雷霆苟須應痛逗藥豈可不治之哉今天下宰守所以皆尚貪殘罕有廉白者良由風俗侈靡使之然也淫奢之弊其事多端粗舉二條言其尤者夫食方丈於前所甘一味今之燕喜相競誇豪積果如山岳列肴同綺繡露臺之產不周一燕之資而賓主之間裁取滿腹未及下堂已同臭腐又歌姬儛女本有品制二八之錫良待和戎今言妓之夫無有等秩雖復庶賤微人皆盛姬姜務在貪汚爭飾羅綺故為吏牧民者競為剝削雖致貲巨億罷歸之日不支數年便已消散蓋由宴醑所費既破數家之產歌謠之具必俟千金之

貲所費事等上山為歡止在俄頃乃更追恨向所取之少今所費之多如復傅翼增其搏噬一何悖哉其餘淫侈著之凡百習以成俗日見滋甚欲使人守廉隅吏倚清白安可得耶今誠宜嚴為禁制道之以節儉貶黜雕飾糾奏浮華使衆皆知變其耳目改其好惡夫失節之嗟亦民所自患正恥不及羣故勉強而為之苟力所不至還受其獘矣今若釐其風而正其失易於反掌夫論至治者必以澹素為先正彫流之獘莫有過儉樸者也

其三事曰聖躬荷負蒼生以為任弘濟四海以為心不憚胼胝之勞不辭癯瘦之苦豈止日仄忘飢夜分廢寢至於百司莫不奏事上息泰下之嫌下無逼上之咎斯實道邁百王事超千載但斗筲之人藻棁之子既得伏奏帷扆便欲詭競求進不說國之大體不知當一官處一職貴使理其紊亂匡其不及心在明恕事乃平章但務吹毛求疵擘肌分理運挈缾之智徼分外之求以深刻為能

以繩逐爲務，迹雖似於奉公，事更成其威福，犯罪者多巧避滋甚，贓官廢職，長奬增姦，實由於此。今誠願責其公平之效，黜其讒慝之心，則下安上謐，無徼倖之患矣。

四事曰：自征伐北境，帑藏空虛，今天下無事而猶日不暇給者，良有以也。夫國弊則省其事而息其費，事省則養民，費息則財聚，止五年之中，尙於無事，必能使國豐民阜，若積以歲月，斯乃范蠡滅吳之術，管仲霸齊之由。今應內省職掌，各檢其所部，凡京師治署邸肆應所爲，或十條宜省其五，或三條宜除其一，及國容戎備，在昔應多，在今宜少，雖於後應多，卽事未須，皆悉減省。繼四方屯傳邸治，或舊有或無益，或妨民，有所宜除，除之，有所宜減，減之。凡厥興造，凡厥費財，有非急者，有役民者，又凡厥討召，凡厥徵求，雖關國計，權其事宜，皆須息費休民。不息費則無以聚財，不休民則無以聚力，故蓄其財者，所以大用之也，息其民者，所以大役之也。若

言小費不足害財則終年不息矣以小役不足妨民則終年不止矣擾其民而欲求生聚殷阜不可得矣耗其財而務賦斂繁興則姦詐盜竊彌生是弊不息而其民不可使也則難可以語富彊而圖遠大矣自普通以來二十餘年刑役薦起民力彫流今魏氏和親疆埸無警若不及於此時大息四民使之生聚減省國費令府庫蓄積一旦異境有虞關河可掃則國弊民疲安能振其遠略事至方圖知不及矣梁書賀琛傳

駁皇太子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嫁女議

令旨以大功之末可得冠子嫁女不得自冠自嫁推以記文竊猶致惑案嫁冠之禮本是父之所成無父之人乃可自冠故稱大功小功竝以冠子嫁子為文非關惟得為子己身不得也小功之末既得自嫁娶而亦云冠子娶婦其義益明故先列二服每明冠子嫁子結於後句方顯自娶之義既明小功自娶即知大功自冠矣

疏是約言而見旨若謂緣父服大功子服小功小功服輕故得爲子冠嫁大功服重故不得自嫁自冠者則小功之末非關父子服殊不應復云冠子嫁子也若謂小功之文言已可娶大功之文不言已冠故知身有大功不得自行嘉禮但得爲子冠嫁竊謂有服不行嘉禮本爲吉凶不可相干子雖小功之末可得行冠嫁猶應須父得爲其嫁冠若父於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嫁子是於吉凶禮無礙吉凶禮無礙豈不得自冠自嫁若自冠自嫁於事有礙則冠子嫁子盍獨可通今許其冠子而塞其自冠是琛之所惑也又令旨推下殤小功不可娶婦則降服大功亦不得爲子冠嫁伏尋此旨若謂降服大功不可冠子嫁子則降服小功亦不可自冠自娶是爲凡厥降服大功小功皆不得冠娶矣記文應云降服則不可盍得惟稱下殤今不言降服的舉下殤實有其義夫出嫁出後或有再降出後之身於本姊妹降爲大功若是大夫服士又以尊降

南史雖
有從學

則成小功其於冠嫁義無以異所以然者出嫁則有受我出後則有傳重並欲薄於此而厚於彼此服雖降彼服則隆昔實朞親雖再降猶依小功之禮可冠可嫁若夫朞降大功大功降爲小功止是一等降殺有倫服未嫁冠故無有異惟下殤之服特明不娶之義者蓋緣以幼稚之故天喪情深既無受厚他姓又異傳重彼宗嫌其年稚服輕頓成殺略故特明不娶以示本重之恩是以凡厥降服冠嫁不殊惟在下殤乃明不娶其義若此則不得言大功之降服皆不可冠嫁也且記云下殤小功言下殤則不得通於中上語小功則不得兼於大功若實大小功降服皆不冠嫁上中二殤亦不嫁冠者記不得直云下殤小功則不可恐非文意此又琛之所疑也梁書賀琛傳又南史六十二

阮研

研爲交州刺史

書

道增至得書深慰已熱卿何如吾甚匆匆始過嶠今便下水末因見卿為歎善自愛異日當至上京有因道增行所具少字不具阮研頓首淳化閣帖四

袁昂

昂字千里陳郡陽夏人宋雍州刺史顗子齊初為冠軍安成王行參軍遷征虜主簿太子舍人鎮軍王儉功曹史進祕書丞黃門侍郎出為安南鄱陽王長史尋陽公相還為太孫中庶子衛軍武陵王長史右軍邵陵王長史遷御史中丞出為豫章內史歷建武將軍吳興太守入梁為後軍臨川王參軍除給事黃門郎還侍中出為尋陽太守行江州事徵為左民尚書兼右僕射除國子祭酒領豫州大中正復為仁威將軍吳郡太守進五兵尚書領起部尚書加侍中進尚書令宣惠將軍普通中為中書

監丹陽尹，進號中衛將軍，復爲尚書令，領國子祭酒。大通初，進號中撫軍大將軍，遷司空，加特進、左光祿大夫。大同六年卒，年八十。謚曰穆正公。

謝後軍臨川王參軍事啟

恩降絕望之辰，慶集冥心之日，焰灰非喻，荑枯未擬。握衣聚足，顛狽不勝。臣遍歷三墳，備詳六典，巡按賞罰之科，洞檢生死之律，莫不嚴五辟於明君之朝，峻三章於聖人之世。是以塗山始會，致防風之誅；酆邑方構，有崇侯之伐。未有緩憲於斮戮之人，賒刑於耐罪之族，出萬死，入一生，如臣者也。推恩及罪，在臣實大，披心瀝血，敢乞言之。臣東國賤人，學行何取，既殊鳴鴈，直木故無，結綬彈冠，徒藉羽儀，易農就仕。往年濫職，守秩東隅，仰屬龔行，風驅電掩。當其時也，負鼎圖者日至，執玉帛者相望，獨在愚臣，頓昏大義，殉鴻毛之輕，忘同德之重。但三吳險薄，五湖交通，屢起田儋之變，每懼

殷通之禍，空慕君魚保境，遂失師涓抱器。後至者析，臣甘斯戮，明刑殉眾，誰曰不然。幸約法之弘，承解網之宥，猶當降等薪粲，遂乃頓釋鉗赭，斂骨吹魂，還編黔庶，濯疵湯獄，入楚遊陳，天波旣洗，雲油遽沐。古人有言，非死之難，處死之難，臣之所荷，曠古不書，臣之死所，未知何地。梁書袁昂傳，天監二年以爲後軍臨川王參軍事，昂奉啟謝

荅武帝書

都史至，辱誨，承藉以眾論，謂僕有勤王之舉，兼蒙誚責，獨無送款，循復嚴旨，若臨萬仞。三吳內地，非用兵之所，況以偏隅一郡，何能爲役。近奉敕以此境多虞，見使安慰，自承麾旆届止，莫不膝袒軍門，惟僕一人，敢後至者，政以內揆庸素，文武無施，直是陳國賤男子耳。雖欲獻心，不增大師之勇，置其愚默，寧沮眾軍之威。幸藉將軍含弘之大，可得從容以禮。竊以一飡微施，尚復投殞，況食人之祿，而頓忘一旦，非唯物議不可，亦恐明公鄙之，所以躊躇，未遑薦

璧遂以輕徽爰降重命震灼於心忘其所厝誠推理鑒猶懼威臨梁書袁昂傳昂為吳興太守永元末義師至京師州牧郡守皆望風降款昂獨拒境不受命高祖手書喻云云昂答又見南史二十六

答服問書

竊聞禮由恩斷服以情申故小功他邦加制一等同爨有緦明之典籍孤子夙以不天幼傾乾蔭資敬未奉過庭莫承藐藐沖年未達朱紫從兄提養訓教示以義方每假其談價虛其聲譽得及人次實亦有由兼開拓房宇處以華曠同財共有恣其取足爾來三十餘年憐愛之至無異於己南史作憐愛之至言無異色姊妹孤姪成就一時篤念之深在終彌固此恩此愛畢壞不追既情若同生而服為諸從言心即事實未忍安昔馬稜與弟毅同居毅亡稜為心服三年由也之不除喪亦緣情而致制雖識不及古誠懷感慕常願千秋之後從服朞齊不圖門衰禍集一旦草土殘息復罹今酷尋惟慟

絕彌劇彌深今以餘喘欲遂素志庶寄其罔慕之痛少申無已之情雖禮無明據乃事有先例率迷而至必欲行之君問理所歸謹以諮白臨紙號哽言不識次（梁書袁昂傳昂從兄彖字昂幼孤爲彖所養乃制朞服人有怪而問之者昂致書以諭之）

答釋法雲書難范縝神滅論

辱告并伏見敕旨臣下審神滅論奉讀循環頓醒昏惑夫識神冥漠其理難窮專在庸愚豈能探究近取諸骸內尚日用不知況乎幽昧理歸惑解仰尋聖典既顯言不無但應宗教歸依其有就有談有猶未能盡性遂於不無論無斯可遠矣自非神解獨脫機擊絕倫何能妙測不斷之言深悟相續之旨兼引喻二證方見神在皦然求之三世不滅之理彌著可謂鑽之彌堅仰之彌高者也方使眾惑塵開羣迷反路伏誦無斁舞蹈不勝弟子袁昂和南（弘明集十）

臨終敕諸子

不得言上行狀及立誌銘凡有所須悉皆停省吾釋褐從仕不期富貴但官序不失等倫衣食粗知榮辱以此闔棺無慙鄉里往忝吳興屬在昏明之際既闇於前覺無識於聖朝不知天命甘貽顯戮幸遇殊恩遂得全門戶自念負罪私門階榮望絕保存性命以爲幸甚不謂叨竊寵靈一至於此常欲竭誠酬報申吾乃心所以朝廷每興師北伐吾輒啟求行誓之丹款實非矯言既庸懦無施皆不蒙許雖欲罄命其議莫從今日瞑目畢恨泉壤若魂而有知方期結草聖朝遵古知吾名品或有追遠之恩雖是經國恆典在吾無應致此脫有贈官慎勿祇奉 梁書袁昂傳 南史二十六

古今書評

王右軍書如謝家子弟縱復不端正者爽爽有一種風氣王子敬書如河洛間少年雖皆充悅而舉體蹉跎殊不可耐羊欣書如大家婢爲夫人雖處其位而舉止羞澀終不似眞徐淮南書如南江

士大夫徒好尚風範終不免寒氣阮研書如貴胄失品次不能復排突英賢王儀同書如晉安帝非不處尊位而都無神思吳興書如新亭傖父一往見揚州人共語音態便出陶隱居書如吳興少兒形雖未成長而骨體甚駿快殷鈞書如高麗使人抗浪甚有意氣滋韻終不精味袁山松書如深山道士見人便欲退縮蕭子雲書如春初望山林花帶處不發如經論道人無絕不言崔子玉書如危峯阻日孤松一被有絕望之意師宜官書如鵬羽未息翩自逝韋誕書如虎威彪振劍拔弩張蔡邕書骨氣風遠爽爽爲神鍾司徒書字十二種意外殊妣少實多奇邯鄲淳書應規入矩方圓乃成張伯英書如漢武帝愛道憑虛欲仙索靖書如飄風忽舉鷙鳥不飛皇象書如歌聲繞梁琴人捨徽衞常書如插花美人舞笑鏡臺孟光祿書如崩山絕崖人見可畏張芝驚奇鍾繇特絕逸少鼎能獻之冠世四英其類洪芳不滅羊眞孫草蕭行范篆各一

時妙絕鍾繇書若飛鴻戲海舞鶴遊天行間希密實亦難過蕭思話書走墨連字勢屈强若龍跳淵門虎臥鳳闕蒲紹之書字勢蹉跎如舞妓低腰仙人嘯樹御覽七百四十八

評書

從漢末至梁有卅四人王僧虔書猶如揚州王謝家子弟縱復不端正奕奕皆有一種風氣王子敬書如河朔少年皆充悅舉體沓拖而不可耐羊欣書似婢作夫人不堪位置而舉止羞澀終不似眞阮研書如貴胄失品次不復排突英賢王儀同書如晉安帝非不處尊位而都無神明殷均書如高麗人抗浪乃不有意氣而姿顏自足精味徐淮南書如南岡士大夫徒尙風軌然不口寒乞陶隱居書如吳興小兒形狀未成長而骨體甚峭快吳拖書如新亭傖父一往似揚州人共語語便態出柳惲書如深山道士見人便欲退縮曹喜書如經綸道士言不可絕王右軍書字勢雄强如龍

跳天門虎臥鳳闕故歷代寶之永以爲訓蔡邕書骨氣洞達爽爽如有神力程曠平書如鴻鵠弄翅頡頏布置初雲之見白日蕭思話書如舞女低腰仙人嘯樹李鎮東書如芙蓉之出水文彩如鏤金桓玄書如快馬入陣隨人屈曲豈須文譜范懷均（慶麻草作約）眞書有分草書無功故知簡牘非易皇象書如韻音繞梁孤飛獨舞孔琳之書如散花空中流徽自得李巖（一作巖）之書如鏤金素月屈玉自照薄紹之書如龍遊在霄繾綣可愛秦獄吏程邈善大篆得罪始皇雲陽獄增減篆體去其名名其書自（大作目）隸也扶風曹喜後漢人不知其官善篆及隸篆等少異李斯見重一時耶鍾司徒書字有十二種意外巧妙絕倫多奇崔子玉書如危峰阻日孤松單枝邯鄲淳書應規入矩方圓乃成師宜官書如鵬翔未息翩翩而自逝梁鵠書如龍威虎震劍拔弩張張伯英書如武帝愛道憑虛欲仙衛恆書如插花舞女援鏡笑春索靖書如飄風忽舉鷙鳥

作飛鍾懸書如雲鶴遊天羣鴻戲海行間茂密實亦難過耶淳化閣帖五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梁文卷四十八終

全梁文卷四十九

烏程嚴可均校輯

何佟之

佟之字士威廬江灊人晉豫州刺史惲六世孫齊永明初爲揚州從事入爲助敎總明館學士遷司徒車騎參軍尙書祠部郎建武中爲鎭北記室參軍領丹陽邑中正歷步兵校尉國子博士遷驃騎諮議參軍中興初拜驍騎將軍梁受禪爲尙書左丞天監四年卒贈黃門侍郎有喪服經傳義疏一卷

上言改正三夏

案周禮王出入則奏王夏尸出入則奏肆夏牲出入則奏昭夏今樂府之夏唯變王夏爲皇夏蓋緣奏漢以來稱皇故也而齊氏仍宋儀注迎神奏昭夏皇帝出入奏永至牲出入更奏引牲之樂其爲舛謬莫斯之甚請下禮局改正（隋書音樂志上天監初北中郎司馬何佟之上言）

亥日籍田議

少牢饋食禮云孝孫某來日丁亥用薦歲事于皇祖伯某注云丁未必亥也直舉一日以言之耳禘太廟禮日用丁亥若不丁亥則用己亥辛亥苟有亥可也鄭又云必用丁巳者取其令名自丁寧自變改皆為謹敬如此丁亥自是祭祀之日不專施於先農漢文用此日耕藉祠先農故後王相承用之非有別義 南齊書禮志上永明三年助教何佟之議

社稷位向議

案禮記郊特牲社祭土而主陰氣也君南向於北墉下荅陰之義也鄭玄云荅猶對也北墉社內北墻也王肅云陰氣北向故君南向以荅之荅之為言是相對之稱知古祭社北向設位齋宮南向明矣近代相承帝社南向太社及稷並東向而齋官位在帝社壇北西向於神背後行禮又名稷為稷社甚乖禮意未及知失在何

時原此理當未久竊以皇齋改物禮樂惟新中國之神莫貴於社若遂仍前謬懼虧盛典謂二社語其義則殊論其神則一位並宜北向稷若北向則成相背稷是百穀之總神非陰氣之主宜依先東向齋官立社壇東北南向立東爲上諸執事西向立南爲上稷依社無兼稱今若欲尊崇正可名爲太稷豈得謂爲稷社耶臘祠太社日近案奏事御改定儀注南齊書禮志上永明十一年兼祠部郎何佟之議又見通典四十五

釋治禮學士難社稷位向議

來難引君南向答陽臣北向答君敢問答之爲言爲是相對爲是相背相背則社位南向君亦南向可如來議郊特牲云臣之北向答君復是君背臣今言君南臣北向相稱答則君南不得稱答矣記何得云祭社君南向以答陰邪社果同向則君亦宜西向何故在社南向在郊西向邪解則不然記云君之南向答陽此明覩會

之時盛陽在南故君南向對之猶聖人南面而聽向明而治之義耳蓋是祈祀天地之日乎知祭社北向君荅故南向祀天南向君荅宜北向矣今皇帝黑瓚階東西向者斯蓋始人之別位兆接對之時也案記云社所以神地之道也又云社祭土而主陰氣又云不用命戮于社孔安國云社主陰陰主殺傳曰日蝕伐鼓于社杜預云責羣陰也社主陰氣之盛故北向設位以本其義耳餘祀雖亦地祇之貴而不主此義故位向不同不得見餘陰祀不北向便謂社應南向也案周禮祭社南向君求幽宜北向而記云君南向荅陰之義求幽之論不乖鄭義魏權漢社社稷同營共門稷壇在社壇北非古制後移宮南自當如禮此言乃是顯漢社失周法見漢世舊事爾時祭社南向未審出何史籍就如議者所言是祭社位南向仍漢舊法漢又襲周成規因而不改者則社稷三座並應南向今何改帝社南向泰社及稷並東向邪南齊書禮志上

明堂配饗議

周之文武何推后稷以配天，謂文皇宜推世祖以配帝，雖事施於尊祖，亦義章於嚴父焉。南齊書禮志上，隆昌元年祠部郎何佟之議

戎服會哀議

羔裘玄冠不以弔，理不容以兵服臨喪。宋泰始二年孝武大祥之日，于時百寮入臨，皆於宮門變戎服，著衣幘入臨，畢，出外還襲戎衣。南齊書禮志上，海陵王薨，百官會哀，時纂嚴，朝議疑戎服臨會，祠部郎何佟之議

喪未終不樂議

昔舜受終文祖，義非胥堯，及放勛徂落，遏密三祀。近代晉康帝繼成帝，于時亦不作樂。懷帝永嘉元年，惠帝喪制未終，于時何充議云：古帝王相承，雖世及有異，而輕重同禮。南齊書禮志下，建武二年朝會，時世祖遏密未終，朝議疑作樂不，祠部郎何佟之議

泄哀儀議

春秋之旨，臣子繼君親，雖恩義有殊，而其禮則一，所以敦資敬之情，篤方喪之義。主上雖仰嗣高皇，嘗經北面，世祖方今聖脈御宇，垂訓無窮，在三之恩，理不容替。竊謂世祖祥忌，至尊宜弔服升殿，羣臣同致哀感。事畢，百官詣宣德宮拜表，仍致哀陵園，以引追遠之慕。（南齊書禮志下，建武二年祠部郎何佟之議）

奏南北郊牲色議

案周禮大宗伯以蒼璧禮天，黃琮禮地，鄭玄又云皆有牲，幣各放其器之色。知禮天圜丘用玄犢，禮地方澤用黃牲矣。牧人云凡陽祀用騂牲，陰祀用黝牲。鄭玄云騂，赤；黝，黑也。陽祀，祭天南郊及宗廟；陰祀，祭地北郊及社稷。祭法云燔柴於泰壇，祭天也；瘞埋於泰折，祭地也。用騂犢，鄭云地陰祀，用黝牲，與天俱用犢，故連言之耳。知此祭天地即南北郊矣。今南北兩郊同用玄牲，又明堂宗廟社稷俱用赤，有違昔典。又鄭玄云祭五帝於明堂，勾芒等配食，自晉

以來并圓丘於南郊是以郊壇列五帝勾芒等今明堂祀五精更闕五神之位北郊祭地祇而設重黎之坐二三乖舛懼虧盛則（南齊書禮志上建武二年祠部郎何佟之奏）

釋劉繪難南北郊牲色議

周禮以天地爲大祀四望爲次祀山川爲小祀周人尙赤自四望以上牲色各以其方者以其祀大宜從本也山川以下牲色不見者以其祀小從所尙也則論禮二說豈不合符（南齊書禮志上）

雩祭依明堂議

周禮司巫云若國大旱則帥巫而舞雩鄭玄云雩旱祭也天子於上帝諸侯以下於上公之神又女巫云旱暵則舞雩鄭玄云使女巫舞旱祭崇陰也鄭衆云求雨以女巫禮記月令云命有司爲民祈祀山川百原乃大雩帝用盛樂乃命百縣雩祀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以祈穀實鄭玄云陽氣盛而恆旱山川百原能興雲致雨

者也衆水所出爲百原必先祭其本雩吁嗟求雨之祭也雩帝謂爲壇南郊之旁祭五精之帝配以先帝也自鞉鞞至柷敔爲盛樂他雩用歌舞而已百辟卿士古者上公以下謂句龍后稷之類也春秋傳曰龍見而雩止當以四月王肅云大雩求雨之祭也傳曰龍見而雩謂四月也若五月六月大旱亦用雩禮於五月著雩義也晉永和中中丞啟雩制在國之南爲壇祈上帝百辟舞童八列六十四人歌雲漢詩皆以孟夏得雨報太牢于時博士議舊有壇漢魏各自討尋月令云命有司祈祀山川百原乃大雩又云乃命百縣雩祀百辟卿士則大雩所祭唯應祭五精之帝而已句芒等五神既是五帝之佐依鄭玄說宜配食於庭也鄭玄云雩壇在南郊壇之旁而不辨東西尋地道尊右雩壇方郊壇爲卑理應在左宜於郊壇之東營域之外築壇既祭五帝謂壇宜員尋雩壇高廣禮傳無明文案周禮設方明之祀爲壇高四尺用圭璋等六玉禮

天地四方之神王者奉之諸侯親禮爲所以敬尊尊也雩祭五帝祖可依放請今築壇宜崇四尺其廣輪仍以四爲度徑四丈周員十二丈而四階也設五帝之位各以其方如在明堂之儀皇齊以世祖配五精於明堂今亦宜配饗於雩壇矣古者孟春郊祀祈嘉穀孟夏雩祭祈甘雨二祭雖殊而所爲者一禮唯有冬至報天初無得雨賽帝今雖闕冬至之祭而南郊兼祈報之禮理不容別有賽荅之事也禮祀帝於郊則所尚省費周祭靈威仰若后稷各用一牲今祀五帝世祖亦宜各用一犢斯外悉如南郊之禮也武皇遏密未終自可不奏盛樂至於旱祭舞雩蓋是吁嗟之義既非存歡樂謂此不涉嫌其餘祝史稱辭仰祈靈澤而已禮舞雩乃使無闕今之女巫並不習歌舞方就教試恐不應速依晉朝之議使童子或時取舍之宜也司馬彪禮儀志云雩祀著皁衣蓋是崇陰之義今祭服皆緇差無所革其所歌之詩及諸供須輒勒主者申攝備

辨南齊書禮志上建武二年舉有司議奏祭依册宣祠部郎何佟之議

景懿后遷登新廟車服議

周禮，王之六服，大裘爲上，袞冕次之，五車玉輅爲上，金輅次之，皇后六服，褘衣爲上，褕翟次之，首飾有三，副爲上，編次之，五車重翟爲上，厭翟次之，上公有大裘玉輅，而上公夫人有副及褘衣，是以祭統云，夫人副褘立于東房也，又鄭云，皇后六服，唯上公夫人亦有褘衣，詩云，翟茀以朝，鄭以翟茀爲厭翟，侯伯夫人入廟所乘，今上公夫人副褘既同，則重翟或不殊矣，況景皇懿后禮崇九命，且晉朝太妃服章之禮，同於太后，宋代皇太妃唯無五十旒爲異，其外侍官則有侍中散騎常侍黃門侍郎散騎侍郎各二人，分從前後部，同於王者，內職則有女尚書女長御各二人，紫引同於太后，又魏朝之晉王，晉之宋王，並置百官，擬於天朝，至於晉文王終，猶稱薨，而太上皇稱崩，則是禮加於王矣，故前議景皇后悉依近代

皇太妃之儀則侍衛陪乘並不得異后乘重翟亦謂非疑也尋齊初移廟宜皇神主乘金輅皇帝親奉亦乘金輅先往行禮畢仍從神主至新廟今所宜依准也（南齊書禮志上建武二年有司奏景懿皇后遷登新廟車服之儀祠部郎何佟之議）

朝日夕月議

蓋聞聖帝明王之治天下也莫不尊奉天地崇敬日月故冬至祀天於圓丘夏至祭地於方澤春分朝日秋分朝月所以訓民事君之道化下嚴上之義也故禮云王者必父天母地兄日姊月周禮典瑞云王搢大圭執鎮圭藻藉五采五就以朝日馬融云天子以春分朝日秋分夕月覲禮天子出拜日於東門之外盧植云朝日以立春之日也鄭玄云端當為冕朝日春分之時也禮記朝事議云天子冕而執鎮圭尺有二寸率諸侯朝日於東郊所以教尊尊也故鄭知此端為冕也禮記保傅云三代之禮天子春朝朝日秋

暮夕月。所以明有敬也。而不明所用之定辰。馬鄭云。用二分之時。盧植云。用立春之日。佟之以爲日者。太陽之精。月者。太陰之精。春分陽氣方永。秋分陰氣向長。天地至尊。用其始。故祭以二至。日月禮次天地。故朝以二分。差有理據。則融玄之言。得其義矣。漢世則朝朝日。暮夕月。魏文帝詔曰。觀禮天子拜日東門之外。反禮方明。朝事議曰。天子冕而執鎭圭。率諸侯朝日於東郊。以此言之。蓋諸侯朝天子。祀方明。因率朝日也。漢改周法。羣公無四朝之事。故不復朝於東郊。得禮之變矣。然旦夕常於殿下東向拜日。其禮太煩。今採周春分之禮。損漢日拜之儀。又無諸侯之事。無所出東郊。今正殿即亦朝會行禮之庭也。宜常以春分於正殿之庭拜日。其夕月。文不分明。其議奏。魏祕書監薛靖論云。舊事朝日以春分。夕月以秋分。案周禮朝日無常日。鄭玄云。用二分。故遂施行。秋分之夕。月多東潛。通典作昇而西向拜之。背實遠矣。謂朝日宜用仲春之朔。夕

月宜用仲秋之朔。濬于睿駮之引禮記云。祭日於東。祭月於西。以端其位。周禮秋分夕月。並行於上世。西向拜月。雖如背實。亦猶月在天而祭之於坎。不復言背月也。佟之（案通典以天子東西遊幸數句皆屬濬于睿語疑此佟之二字後人誤加）案禮器云。爲朝夕必放於日月。鄭玄云。日出東方。月出西方。又云大明生於東。月生於西。此陰陽之分。夫婦之位也。鄭玄云大明日也。如朝日東向。夕月西向。斯蓋各本其位之所在耳。猶如天子東西遊幸。朝堂之官及拜官者。猶北向朝拜。寧得以背實爲疑邪。佟之謂魏世所行。善得與奪之衷。晉初弃圓丘方澤。於兩郊。二至輟禮。至於二分之朝。致替無義。江左草創。舊章多闕。宋氏因循。未能反古。竊惟皇齊應天御極。典教惟新。謂宜使盛典行之盛代。以春分朝於殿庭之西。東向而拜日。秋分夕於殿庭之東。西向而拜月。此即所謂必放日月以端其位之義也。使四方觀化者。莫不欣欣而頌義。旌藻之飾。蓋本天之至質也。朝日不得同昊天

王質之禮故玄冕三旒也近代祀天著衮十二旒極文章之義則是古今禮之變也禮天朝日旣服宜有異頃世天子小會著絳紗袍通天金博山冠斯卽今朝服之次袞冕者也竊謂宜依此拜日月甚得差降之宜也佟之任非禮局輒奏大典寔爲僭官伏追慙懅（南齊書禮志上永元元年步兵校尉何佟之議又見通典四十四）

明堂配饗又議

案祭法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鄭玄云禘郊祖宗謂祭祀以配食也禘謂祀昊天於圓丘也祭上帝於南郊曰郊祀五帝五神於明堂曰祖宗郊祭一帝而明堂祭五帝小德配寡大德配衆王肅云祖宗是廟不毀之名果如肅言殷有三祖三宗並應不毀何故止稱湯契且王者之後存焉舜寧立堯頊之廟傳世祀之乎漢文以高祖配泰畤至武帝立明堂復以高祖配食一人兩配有乖聖典自漢明以來

未能反者故明堂無兼配之祀竊謂先皇帝列二帝於文祖尊新廟爲高宗並世祖而泛配以申聖主嚴父之義先皇於武皇倫則第爲季義則經爲臣設配饗之坐應在世祖之下並列俱西向南齊書禮志上永元二年係之又建議

又釋王摛難明堂配饗議

孝經是周公居攝時禮祭法是成王反位後所行故孝經以文王爲宗祭法以文王爲祖又孝莫大於嚴父配天則周公其人也尋此旨寧施成王乎若孝經所說審是成王所行則爲嚴祖何得云嚴父邪且思文是周公祀后稷配天之樂歌我將是祀文王配明德之樂歌若如摛議則此二篇皆應在復子明辟之後請問周公祀后稷文王爲何所歌又國語云周人禘嚳郊稷祖文王宗武王韋昭云周公時以文王爲宗其後更以文王爲祖武王爲宗尋文王以文治而爲祖武王以武定而爲宗欲明文亦有大德武亦有

大功故鄭注祭法云祖宗通言耳是以詩云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注云二后文王武王也且明堂之祀有單有合故鄭云四時迎氣於郊祭一帝還於明堂因祭一帝則以文王配明一賓不容兩主也享五帝於明堂則泛配文武泛之爲言無的之辭其禮既盛故祖宗竝配南齊書禮志上永元二年佟之建議與王摛不同佟之又議

毀墓服議

改葬服緦見柩不可無服故也此止侵墳土隋書作墳土誤不及於棺可依新宮火災隋書作處三日哭服隋書作假而已隋書禮儀志三天監元年齊臨川獻王所生妾謝墓被發不至埏門蕭子晉傳重禮官何佟之議又見通典一百二

齋日六門斷哭議

案禮國門在皐門外今之籬門是也今古殊制若禁凶服不得入籬門爲大遠宜以六門爲斷隋書禮儀志二天監三年都令史王景之列自江左以來郊廟祭祀帝已入齋百姓尙哭以爲乖禮佟之等議

祭服除綬袴議

公卿以下祭服裹有中衣卽今之中單也案後漢輿服志明帝永平二年初詔有司採周官禮記尚書乘與服從歐陽說公卿以下服從大小夏侯說祭服絳緣領袖爲中衣絳袴袜示其赤心奉神今中衣絳緣足有所明無俟於袴旣非聖法請不可施隋書禮儀志六天監三年何佟之議遂依議除之又見通典六十一

禘祫及功議

禘於首夏物皆未成故爲小祫於秋冬萬物皆成其禮尤大司勳列功臣有六皆祭於大蒸知祫尤大乃及之也近代禘祫並不及功臣有乖典制宜改隋書禮儀志二天監三年尚書左丞何佟之議詔從之又見通典五十

郊祭議

今之郊祭是報昔歲之功而祈今年之福故取歲首上辛不拘立春之先後周冬至於圓丘大報天也夏正又郊以祈農事故有啟

藝之說，自晉太始二年，幷圜丘方澤同於二郊，是知今之郊禋，禮兼所報，不得限以一塗也。隋書禮儀志一，天監三年左丞吳操之啟稱，傳云啟蟄而郊，郊應立春之後，尚書左丞何佟之議

郊壇器席議

案禮，祭器弊則埋之。今一用便埋，費而乖典。隋書禮儀志一，天監三年有司以為祀竟器席相承還庫，請依典燒埋之，佟之等議。又見通典四十二

省牲宰牲割牲議

案禮，未祭一日，大宗伯省牲鑊，祭日之晨，君親牽牲麗碑，後代有冒暗之防，而人主猶必親奉，故有夕牲之禮。頃代人君不復躬牽，相承丹陽尹牽牲，於古無取，宜依以未祭一日之暮，太常省牲視鑊，祭日之晨，使太尉牽牲出入也。少牢饋食，殺牲於廟門外，今儀注詣廚烹牲，謂宜依舊。隋書禮儀志二，天監四年何佟之議，詔可其奏

郊不宜褫啟

姦慝者。盛以六彝。覆以畫冪。備其文飾。施之宗廟。今南北二郊儀注有祼。既乖尙質。謂宜革變。隋書禮儀志一。通典四十二。天監三年。

郊祀犢題啟

周禮天曰神。地曰祇。今天不稱神。地不稱祇。天犢題宜曰皇天座。地犢宜曰后地座。又南郊明堂用沈香。取本天之質。陽所宜也。北郊用上和香。以地於人親。宜加雜馥。隋書禮儀志一。天監四年佟之云。帝並從之。通典四十二作敬。

全梁文卷四十九終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徐勉

勉字脩仁，東海郯人。齊永明初國子生，射策高第，補西陽王國侍郎，遷太學博士、鎮軍參軍、尚書殿中郎，免。又除中兵郎，領軍長史。梁受禪，拜中書侍郎，遷建威將軍、後軍諮議參軍、本邑中正、尚書左丞，除給事黃門侍郎、尚書吏部郎，遷侍中，除給事中、五兵尚書，遷吏部尚書，除散騎常侍，領太子右衛率，遷左衛將軍，領太子中庶子，轉太子詹事，領雲騎將軍，遷尚書右僕射，改授侍中、宣惠將軍，又除尚書僕射、中衛將軍，加中書令，移授特進、右光祿大夫。大同元年卒，年七十，諡曰簡肅公。有前集三十五卷，後集十六卷。

萱草花賦

覽詩人之比興，寄草木以命詞，惟平章之萱草，欲忘憂而樹之，爰有幽憂，庭閑志靜，高木列其陰，蘭芳糅其影，翫蘿蔦之爭芬，悅羣根之蕤穎，或開紅而散紫，咸莖藍於上春，信茲花之獨秀，援金質於炎辰，既耀色以祛痾，亦含香而可均，不恃合歡之木，无俟孫枝之鴇，同芰荷於蘭暑，及蟬露乎首夏，其葉四垂，其跗六出，亦曰宜男，加名斯吉，麗而不艷，雅而不質，隨晦明而舒卷，與風霜而榮悴，笑杜蘅與揭車，何衆彙之能匹。初學記二十七

鵲賦

觀羽族之多類，實巨細以羣飛，既若雲而彌上，亦棲遲而忘歸，爰有茲禽，六翮斯具，生无隱照，質有玄素，匪違景而就暑，通四節以馳騖，出崑山而抵玉，入召南而興賦，其識知來，其巢知風，比之烈士，時起則雄，逐翳薈而翔集，乘清吹而西東，荷休明以得性，游苑囿以自終。初學記三十

上修五禮表

臣聞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故稱導之以德，齊之以禮。夫禮所以安上治人，弘風訓俗，經國家，利後嗣者也。唐虞三代，咸必由之。在乎有周，憲章尤備，因殷革夏，損益可知，雖復經禮三百，曲禮三千，經文三百，威儀三千，其大歸有五，即宗伯所掌典禮，吉爲上，凶次之，賓次之，軍次之，嘉爲下也。故祠祭不以禮，則不齊不莊；喪紀不以禮，則背死忘生者衆；賓客不以禮，則朝覲失其儀；軍旅不以禮，則致亂於師律；冠婚不以禮，則男女失其時。爲國修身，於斯攸急。洎周室大壞，王道既衰，官守斯文，日失其序，禮樂征伐，出自諸侯，小雅盡廢，舊章缺矣。是以韓宣適魯，知周公之德；叔侯在晉，辨郊勞之儀。戰國從横，政教愈泯，暴秦滅學，掃地無餘。漢氏鬱興，日不暇給，猶命叔孫於外野，方知帝王之爲貴。末葉紛綸，遞有興毀，或以武功銳志，或好黃老之言，禮義之式，於焉中

止及東京曹褒南宮制述集其散略百有餘篇雖寫以尺簡而終
闕平奏其後兵革相尋異端互起章句既淪俎豆斯輟方領矩步
之容事滅於旌鼓蘭臺石室之文用盡於帷蓋至乎晉初爰定新
禮荀顗制之於前摯虞刪之於末既而中原喪亂罕有所遺江左
草創因循而已釐革之風是則未暇伏惟陛下睿明啟運先天改
物撥亂惟武經時以文作樂在乎功成制禮弘於業定光啟二學
皇枝等於貴遊闢茲五館草萊升以好爵爰自受命迄于告成盛
德形容備矣天下能事畢矣明明穆穆無德而稱焉至若玄符靈
貺之祥浮溟機山之貢因亦日書左史副在司存今可得而略也
是以命彼羣才搜甘泉之法延茲碩學闡曲臺之儀淄上淹中之
儒連蹤繼軌負笈懷鉛之彥匪旦伊夕諒以化穆三雍人從五典
秩宗之教勃焉以興伏尋所定五禮起齊永明三年太子步兵校
尉伏曼容表求制一代禮樂於時參議置新舊學士十人止修五

禮諮眞衛將軍丹陽尹王儉學士亦分任郡中製作歷年猶未克就及文憲薨殂遺文散逸後又以事付國子祭酒何胤經涉九載猶復未畢建武四年胤還東山齊明帝敕委尚書令徐孝嗣舊事本末隨在南第永元中孝嗣於此遇禍又多零落當時鳩斂所餘權付尚書左丞蔡仲熊驍騎將軍何佟之共掌其事時修禮局住在國子學中門外東昏之代頻有軍火其所散失又踰太半天監元年佟之啟審省置之宜敕使外詳時尚書參詳以天地初革庶務權輿宜俟隆平徐議刪撰欲且省禮局併還尚書儀曹詔旨云禮壞樂缺故國異家殊實宜以時修定以為永准但頃之修撰以情取人不以學進其掌知者以貴總一不以稽古所以歷年不就有名無實此既經國所先外可議其人人定便即撰次於是尚書僕射沈約等參議請五禮各置舊學士一人人各自舉學士二人相助抄撰其中有疑者依前漢石渠後漢白虎隨源以聞請旨斷

決乃以舊學士右軍記室參軍明山賓掌吉禮中軍騎兵參軍嚴植之掌凶禮中軍田曹行參軍兼太常丞賀瑒掌賓禮征虜記室參軍陸璉掌軍禮右軍參軍司馬褧掌嘉禮尚書左丞何佟之總參其事佟之亡後以鎮北諮議參軍伏暅代之後又以暅代嚴植之掌凶禮暅尋遷官以五經博士繆昭掌凶禮復以禮儀深廣記載殘缺宜須博論共盡其致更使鎮軍將軍丹陽尹沈約太常卿張充及臣三人同參厥務臣又奉別敕總知其事末又使中書侍郎周捨庾於陵二人復豫參知若有疑義所掌學士當職先立議通諮五禮舊學士及參知各言同異條牒啟聞決之制旨疑事既多歲時又積制旨裁斷其數不少莫不網羅經誥玉振金聲義貫幽微理入神契前儒所不釋後學所未聞凡諸奏決皆載篇首具列聖旨爲不刊之則洪規盛範冠絕百王茂實英聲方垂千載寧孝宣之能擬豈孝章之足云五禮之職事有繁簡及其列畢不得

同時嘉禮儀注以天監六年五月七日上尚書合十有二秩一百一十六卷五百三十六條賓禮儀注以天監六年五月二十日上尚書合十有七秩一百三十三卷五百四十五條軍禮儀注以天監九年十月二十九日上尚書合十有八秩一百八十九卷二百四十條吉禮儀注以天監十一年十一月十日上尚書合二十有六秩二百二十四卷一千五條凶禮儀注以天監十一年十一月十七日上尚書合四十有七秩五百一十四卷五千六百九十三條大凡一百二十秩一千一百七十六卷八千一十九條又列副祕閣及五經典書各一通繕寫校定以普通五年二月始獲洗畢竊以撰正履禮歷代罕就皇明在運厥功克成周代三千舉其盈數今之八千隨事附益質文相變故其數兼倍猶如八卦之爻因而重之錯綜成六十四也昔文武二王所以綱紀周室君臨天下公旦脩之以致太平龍鳳之瑞自斯厥後甫備茲日孔子曰其有

繼周，雖百代可知，豈所謂齊功比美者歟。臣以庸識謬司其任，淹留歷稔，允當斯責，兼勒成之初，未遑表上，實由才輕務廣，思力不周，永言慙惕，無忘寤寐。自今春輿駕將親六師，搜尋軍禮，閱其條章，雖不該備，所謂郁郁文哉，煥乎洋溢，信可以懸諸日月，頒之天下者矣。愚心喜抃，彌思陳述，兼前後聯官，二時皆逝，臣雖幸存，耄已將及，慮皇世大典，遂闕騰奏，不任下情，輒具載撰修始末，并職掌人所成卷秩條目之數，謹拜表以聞。（梁書徐勉傳普通六年又南史六十）

上疏請禁速斂

禮記問喪云，三日而後斂者，以俟其生也。三日而不生，亦不生矣。自頃以來，不遵斯制，送終之禮，殯以朞日，潤屋豪家，乃或半晷，衣衾棺槨，以速為榮，親戚徒隸，各念休反，故屬纊纔畢，灰釘已具，忘狐鼠之顧步，愧燕雀之徊翔，傷情滅理，莫此為大。且人子承衾之時，志懣心絕，喪事所資，悉關他手，愛憎深淺，事實難原，如覘視或

爽存沒違濫使萬有其一慾酷已多豈若緩其告斂之晨申其望生之冀請自今士庶宜悉依古三日大斂如有不奉加以糾繩梁書徐勉傳時人間喪事多不遵禮朝終夕殯相尚以速勉上疏詔可

釋奠會升階議

鄭玄云由命士以上父子異宮宮室既異無不由阼階之禮請釋奠及宴會太子升堂並宜由東階若輿駕幸學自然中陛又檢東宮元會儀注太子升崇正殿不欲東西階責東宮典儀列云太子元會升自西階此則相承為謬請自今東宮大公事太子升崇正殿並由阼階其預會賓客依舊西階隋書禮儀志四天監八年皇太子釋奠吏部郎徐勉議又見通典五十三

謝敕賜絹啟

臣勉言傳詔傳靈惠宣敕垂賜絹二十匹伏惟皇太子齊情天發粹性玄凝作震春方繼離宋陸肅日茂辰畢宮告始龍樓起曜博

望增華含生晁藻萃士抃躍臣邇屬會昌命逢多幸預奉休盛復

頒恩錫白素起獨繭之邑兼兩邁丘園之賁感荷之情實百常品

不任下情謹奉啟謝聞謹啟 初學記二十七

報伏挺書

復覽來書累牘兼翰事苞出處言兼語默事義周悉意致深遠發函伸紙倍增憤歎鄉雄州擢秀弱冠升朝穿綜百家佃漁六學觀睟表其韶慧視邑見其英朗若魯國之名駒邁雲中之白鶴及占顯邑試之腴壤將有武城弦歌桐鄉謠詠豈與卓魯斷斷同年而語邪方當見賞良能有加寵授飾茲簪帶寘彼周行而欲遠慕卷舒用懷愚智既知益之爲累爰悟滿則辭多高蹈風塵良所欽挹況以金商戒節素秋御序蕭條林野無人相樂偃臥墳籍遊浪儒玄物我兼忘寵辱誰滯誠乃歡羨用有殊同今遂聽傍求與懷寤宿白駒空谷幽人引領貧賤爲恥鳥獸難羣故當捐此薜蘿出從

鵷鷺無乖隱顯不亦休哉吾留之佐時才懸濟世禀承朝則不敢荒盡力弱途遙愧心非一天下有道堯人何事得因疲病念從閑逸若使車書混合尉候無警作樂制禮紀后封山然後乃返服衡門實為多幸但夙有風疚遘茲虛眩痼瘠類士安羸同長孺簿領沈廢臺閣未理娛耳爛腸因事而息非關欲追松子遠慕留侯若乃天假之年自當靖恭所職擬非倫匹良覺辭費覽復循環爽焉如失清塵獨遠白雲飄蕩依然何極猥降書札示之文翰覽復成誦流連縟紙昔仲宣才敏藉中郎而表譽正平穎悟賴北海以騰聲終古料今吾有慙德倘成卷軼力為稱首無令獨耀隨掌空使辭人扼腕式閭顧見宜事掃門亦有來思赴其懸榻輕苔魚網別當以薦城闕之歎曷日無懷所遲萱蘇書不盡意梁書伏挺傳

答釋法雲書難范縝神滅論

天旨所答臣下神滅論一日嬴蒙垂示辱告重送伏加研讀窮理

盡寂精義入神文義兼明超深俗表詳求三世皎若發蒙非直謹加誦持輒令班之永悟惠示承眷至弟子徐勉和南（宏明集十）

爲書誡子崧

吾家世清廉故常居貧素至於產業之事所未嘗言非直不經營而已薄躬遭逢遂至今日尊官厚祿可謂備之每念叨竊若斯豈由才致仰藉先代風範及以福慶故臻此耳古人所謂以清白遺子孫不亦厚乎（梁書徐勉傳又略見藝文類聚二十三）遺子黃金滿籯不如一經詳求此言信非徒語吾雖不敏實有本志庶得遵奉斯義不敢墜失所以顯貴以來將三十載門人故舊亟薦便宜或使創闢田園或勸興立邸店又欲舳艫運致亦令貨殖聚斂若此事衆皆距而不納非謂拔葵去織且欲省息紛紜中年聊於東田開營小園者非在播藝以要利人正欲穿池種樹少寄情賞又以郊際閑曠終可爲宅儻獲懸車致事實欲歌哭於斯

慧日十住餘既應營婚又須住止吾清明門宅無相容處所以爾者亦復有以前割兩邊施宣武寺既失西廂不復方幅意亦謂此逆旅舍耳何事須華常恨時人謂是我宅古往今來豪富繼踵高門甲第連闥洞房宛其死矣定是誰室但不能不爲培塿之山聚石移果雜以花卉以娛休沐用託性靈隨便架立不在廣大惟功德處小以爲好所以內中逼促無復房宇近營東邊兒孫二宅乃藉十住南還之資其中所須猶爲不少既牽挽不至又不可中塗而輟郊間之園遂不辦保貨與韋黯乃獲百金成就兩宅已消其半尋園價所得何以至此由吾經始歷年粗已成立桃李茂密桐竹成陰塍陌交通渠畎相屬華樓迥榭頗有臨眺之美孤峯叢薄不無糾紛之興瀆中並饒菰蔣湖裏殊富芰蓮雖云人外城闕密邇韋生欲之亦雅有情趣追述此事非有吝心蓋是筆勢（南史作事意）所至耳憶謝靈運山家詩云中爲天地物今成鄙夫有吾此園有

之二十載矣今爲天地物物之與我相校幾何哉此吾所餘今以分汝營小田舍親累既多理亦須此且釋氏之教以財物謂之外命儒典亦稱何以聚人曰財況汝曹常情安得忘此聞汝所買姑孰田地甚爲舄鹵彌復可安所以如此非物競故也雖事異寢丘聊可髣髴孔子曰居家理治可移於官既已營之宜使成立進退兩亡更貽恥笑若有所收穫汝可自分贍內外大小宜令得所非吾所知又復應沾之諸女耳汝既居長故有此及凡爲人長殊復不易當使中外諧緝人無間言先物後己然後可貴老生云後其身而身先若能爾者更招巨利汝當自勗見賢思齊不宜忽略以棄日也（藝文類聚此下有非徒二字）棄日乃是棄身身名美惡豈不大哉可不慎歟今之所敕略言此意正謂爲家已來不事資產既立墅舍以乖舊業陳其始末無愧懷抱兼吾年時朽暮心力稍殫牽課奉公略不克舉其中餘暇裁可自休或復冬日之陽夏日之陰良辰美

景文築問隙負杖躡屩逍遙陋館臨池觀魚披林聽鳥濁酒一杯彈琴一曲求數刻之暫樂庶居常以待終不宜復勞家間細務汝交關既定此書又行凡所資須付給如別自茲以後吾不復言及田事汝亦勿復與吾言之假使堯水湯旱吾豈知如何若其滿庾盈箱爾之幸遇如斯之事並無俟令吾知也記云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今且望汝全吾此志則無所恨矣梁書徐勉傳南史六十又略見藝文類聚二十三

答客喩

普通五年春二月丁丑余第二息晉安內史悱喪之問至焉舉家傷悼心情若隕二宮並降中使以相慰勗親遊賓客畢來弔問輒慟哭失聲悲不自已所謂父子天性不知涕之所從來也於是門人慮其肆情所鍾容致委頓乃斂衽而進曰僕聞古往今來理運之常數春榮秋落氣象之定期人居其間譬諸逆旅生寄死歸著

於通論是以深識之士悠爾忘懷東門歸無之旨見爾往哲西河喪明之過取誚友朋足下受遇於朝任居端右憂深責重休戚是均宜其遺情下流止哀加飯上存奉國俯示隆家豈可縱此無益同之兒女傷情損識或虧生務門下竊議咸爲君侯不取也余雪泣而答曰彭殤之達義延吳之雅言亦常聞之矣顧所以未能弭意者請陳其說夫植樹階庭欽柯葉之茂爲山累仞惜覆簣之功故秀而不實尼父爲之歎息析彼歧路楊子所以留連事有可深聖賢靡仰今吾所悲亦以此始踰立歲孝悌之至自幼而長文章之美得之天然好學不倦居無塵雜多所著述盈帙滿笥淡然得失之際不見喜慍之容及翰飛東朝參伍盛列其所遊往皆一時才俊賦詩頌詠終日忘疲每從容謂吾以遭逢時來位隆任要當應推賢下士先物後身然後可以報恩明主克保元吉俾余二紀之中忝竊若是幸無大過者繄此子之助焉自出閩區政存清靜

冀其旋反少慰衰暮言念今日眇然長往加以閭棺千里之外未知歸骨之期雖復無情之倫庸詎不痛於昔身甫孩抱中物尚盡慟以待賓安仁未及七旬猶悲慟於詞賦況夫名立官成半途而廢者亦焉可已已哉求其此懷可謂茲實之義諸賢既貽格言喻以大理即日輟哀命駕脩職事焉梁書徐勉傳勉第二子悱卒痛悼甚至不欲久廢王務乃爲答客喻其辭云云

臨海太守伏曼容墓誌銘

爲大司馬諮議參軍出爲武昌太守文選謝朓和伏武昌登孫權故城詩注

給事黃門侍郎伏暅墓誌銘

東區南服要結民胥相望伏闕繼軌奏書或臥其轍或攀其車或圖其像或式其閭思耿借寇曷以尚諸梁書伏暅傳

故侍中司空永陽昭王墓誌銘

尚書右僕射太子詹事臣徐勉奉敕撰

公諱敳、字仲達、蘭陵蘭陵人、皇帝之从兄也、炳靈聖緒、體口璇源、積德累仁之慈、配天經營之業、固以詳乎二篓、載在六詩、今無得而稱矣、公夙挺瑰瑋、早標脩口口儀口明、神容潤凝、孝友天至、率由而盡、義讓因心、無待傍習、行爲表綴、動成鎔範、斟酌流品、口該鑿藝、莫不採其英華、振其綱領、雖墻宇重仞、而淵其如玉、氣厲秋霜、而體含春露、故口之者口識涯涘、挹之者虛往實歸、加以沖謙下物、傾身接士、愛好閑賴、雅善談諷、龍屛不干、懷抱喜愠、冈滯甸矜、汪汪焉、齊齊焉、固不可量已、解褐齊後軍長沙王行參軍武陵王始開戎號口口口口又行參冠軍征虜二府軍事、入爲太子舍人、瀍纓承華、清風藏穆、衡陽王冠婚禮備問口彼口以公爲文學稱爲盛選、俄遷太子洗馬、又爲南海王友洗馬之職、既口儀形會友口任宜以斧藻、長處公斡、莫或加焉、出補丹楊尹丞、復入爲太子中舍人三口龍樓、仍歷口禁清談口論、成以爲榮、司部濱掖繼

虜豕有充斥，淮東之國，貽憂西顧，以公兼資文武，出爲建威將軍、隋郡內史，下車□□，威德大著，昉撫獠侵逼義陽，四山互相影響，郡內孤危，兵糧□弱，公□加□□，視險若夷，於是百姓相攜入城，城中殆無復相容處，咸曰：賊若能來，必爲府君死戰，物情加□□□□遂息，於是關柢清夷，民俗殷阜，進號盛朔將軍，內史如故。久之，徵爲後軍廬陵王諮議參軍，從容諷味，雅有弘益。天不憖遺，遽逄未至，以齊建武四年八月六日薨，春秋卅有七，知與不知，咸嗟殄悴。聖上應期革命，受終文祖，覽周南而雪涕，詠常棣而興哀，天監元年四月八日詔曰：亡兄齊故後軍諮議參軍，德履沖粹，識業淵通，徽聲嘉譽，風流藉甚，道長世短，□塵緬邈，感惟既往，永慕慟心，可追贈侍中、司空、永陽郡王，食邑二千戶，謚曰昭王，禮也。子恭王伯遊嗣，恭王早世，子隆嗣。昭王之妃王氏，於本國爲大太妃，以今普通元年十一月九日薨，其月廿八日申祔葬之典，又下詔曰：

亡兄故侍中司空永陽昭王墳塋當開靈筵暫設追慕摧慟不能自勝可遣使奉祭言增感哽惟公體道淵塞風格峻遠履信基仁自家形國賓運勃興地隆魯衛茂冊徒休神猷永戢今幽埏暫啟褒儀虛陳皇情深孔懷之悲縉紳仰人百之慟爰詔司事式攷明旌酒作銘曰

惟山峻極翠峰以構惟海泱泱百流是湊赫矣皇業昭哉洪胄布葉分口如彼列宿恭惟茂德英明在躬該玆學行穆是清風令問不已羽儀克隆若林之蔚若川之沖資口以冥秉心而路立人之美亦符前誥泰靡革情約不移操莫覩其涯莫窺其奧爰初理翰振藻騰光出高藩采入映華坊且文且會煥彼周行言貳河輔緯有餘芳關候未息亂繩宜理作守漢潁威懷斯偃既弭烽口又濤獄市樹積來歸復遊衡里口云與善遙塗始半標萃棨霜遽捐華館歲時荏苒松陰行口口口口飛輿章有爛姬公口制祔禮載口

幽扃斯啟。客物暫陳。窮深□□於焉反眞。我皇□□□德攸新。俾諸來葉。永睠淸塵。碑拓本

故永陽敬太妃墓誌銘

永陽大太妃王氏。琅邪臨沂人也。其先周靈王之後。自秦漢逮於晉宋。世載光□。羽儀相屬。既以備于前志。故可得而畧焉。祖粹給事黃門侍郎。父儼左將軍司馬壽陽內史。並見稱時難。太妃體中和之氣。稟華宗之烈。蹈此溫恭。表茲淑愼。孝敬資於箕幾。仁愛□於自然。至乎四教六訓之閑。工言貞婉之德。無待教成。罔不該備。故景行著于中□。淑問顯乎言歸。作嬪盛德。實光輔佐。親縫纂之用。躬服澣之勤。及早世蘊居。遺孤載藐。提攜撫育。逮乎成備。斷織之訓既明。閫門之禮斯洽。劬勞必盡。曾不移志。用能緝睦于中外。亦以弘濟乎艱難。雖彼姜之勤節。曹妃之敬讓。方之蔑如也。皇業有造。殷憂啟聖。迨惟留衛。建國永陽。恭王纂嗣。蕃垘式顯。迺拜爲

太妃策曰維天監二年六月甲午朔十日癸卯皇帝遣宗室員外散騎侍郎持節兼散騎常侍蕭敬寶策命永陽王母王氏爲國太妃曰於戲惟爾茂德內湛粹範外昭國序凝芬蕃庭仰訓是用式遵舊典載章徽服往欽哉肅茲休烈可不慎歟備褕瑱之華而降心彌約居千乘之貴而處物愈厚旣而恭王不永禮從□□訓導嗣孫載光榮祉年高事重志義方隆宜永綏福履而奄奪鴻慶以普通元年十月廿三日遘疾十一月九日己卯薨於第春秋五十有九詔曰永陽大太妃奄至薨逝哀慟切割不能自勝便出敘哀可給東園祕器喪事所須隨由□辦祖行有辰武弘茂典又詔曰故永陽大太妃禮數有殊德行惟光訓範蕃嗣式盛母儀卽遠戒期悲懷抽割可詳典故以隆嘉謚禮也粵其月廿八日戊戌祔塋于瑯邪臨沂縣長干里黃鵠山用宣風烈以昭弗朽迺爲銘曰

淸淵悠邈其儀尙矣龍光濬照風流世祀猗歟冈歷於昭不已誕

資仁淑作嬪君子幽閑表操明德自躬推厚處游秉默居沖參差
採荇拚睒言工鑒昭彤管識懋佐風凝芬載湛芳猷允塞徙舍爲
訓止闕成則眥號毋儀豈伊婦德穆茲閨闈形于邦國龍飛集運
禮數攸鍾憲章攸典車服有容泰而愈約貴則彌恭蕃祉方茂繁
嗣克重巾帝差池朝夕咸事雖曰任傅永請斯備是惟仁姑厥德
可庇恂恂濟濟蘭芳瓊祕光陰易晚祺福難留閨儀罷映褕華奄
收鏡選朱邸駕指行楸芳□是勒大□方攸尚書右僕射太子詹
事臣勉奉敕撰 古刻叢鈔

梁故侍中司徒驃騎將軍始興忠武王碑

(闕上)天□降玄鳥以居亳□□□白馬□□□□□初啟□是惟□□
文終□□□□□□□□寺□□(闕上)書□府勳紀太常□□爲
□□後□□□集□命□□□□家□□之□於斯乎□□□□
□□□□資三□□□□□明之□亻(闕上)友因心敬□□年□

口口生吳太妃有疾口衣不解帶闕上室邇入口則應之千里口口
口口口口府口口西中郎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遊戎佐言詠口
口齊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念闕上風雲之會乘天地
之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臣十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口紛紜口勇公參贊神謨夙興帷幄功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州口
口口口以公口口口將軍西中郎諮議口口口口中郎俄遷給事
黃門侍郎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行口口口口南平口口
守口部于口口口宅心口百脅會人神協契莫不率從而口口之
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猶口實繁有徒口口王口公口口口
口口口口口蕭奉成規事等蕭竅出七西壘口口南平梁州齊興
太守顏口都魏興太守口師仁口口口口口諭一万謀據漢北將
至城下必毗贊訐謨猷其晨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口口山及蕭口口丛烈來竅口口姦回猶騁豕突方縱又鎮軍將

軍蕭穎胄佐命西朝政教攸在一朝徂殞内外□然以公式遏□
□□□□□□下□榮徽公入輔闕命遐徙褰帷邁邈紀闕上以英
□罪人斯得七□底定百揆時敘大蕃與后來之歌皇輿無反顧
之慮和帝西下以公爲使持節都督荆湘益寧南北秦六州諸軍
事平西將軍行闕上承□業□□□□□維城□□□勳兼望奭□
惟舊衞帝曰欽哉□宇南服天監元年四月封始興郡王食邑二
千戸江漢之□實惟南國形勝之要□鎭西楚苞含巒擬控接巴
巫分陝闕上總督□□□□□詔使持節都督荆湘益寧南北秦
六州諸軍事安西將軍荆州刺史公褰襜以化黎氓張袖以納夷
狄先之以德惠後之以威刑廣田省役階無滯訟庭接如神闕上我
□□□命公折簡以示禍福□俟兵卒之勞成都乂安公之力也
事閒務隟常集賓僚訪問政道談述詩賦親屈車騎軾隱者之廬
虛己降尊延白屋之士給醫藥以拯疾病建闕上以古方今豈□□

口口口口口口外被茂口於楚山尋加鼓吹一部六年沮漳暴水
汎溢原隰南岸邑居頻年爲患老弱遑遽將至沈溺公匪懈櫛沐
躬自臨視忘垂堂之貴闕上歎服德之攸口皆曰神明四郡所漂賑
以私粟鬚眉絲髮莫不歌頌是歲嘉禾一莖九穗生於那洲甘露
降于府桐樹唐叔之美事闕上水漿不入口六日毀瘠三年扶口口
口口旨口喻以大軍之後宜盡縗口口表自陳口哀苦次服制有
闕毀口踰口年梏不堪屐履苟顗面不可識哀瘠在皇憂未忘也
其闕上詔都督北討衆口口卒口口中書令中衛將軍口口衛尉卿
公趨事紫門兼總關析絲綸口口衿帶以口八口斯謐千廬無警
其年秋更授使持節散騎常侍口口口口口口口徐口口五州諸
軍事鎮北將軍兗州刺史以口口口服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口口口口口口口口舊曰難治公口車口口懷遠能邇貝錦在路
不盜竊於遠中桃李乘蹊不潛掇於樾下李珣率由清約馬口口

□□□□□□□□□□□□□□□□□□□□傳述□□□
□□九年六月遣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益寧梁南北秦沙六州
諸軍事鎭西將軍益州刺史□□□□北指秦州鳥□河沙之酋
龜茲隴右之長□□万闕上百□□□□□□□□□□□□□□
□□□□□□□道過□□□□□不□□□□於□□祭仲元
於圭鐵表君平之舊廬軾長卿之故館闕上則□□□□十四年更
授使持節散騎常侍闕上莫不改過闕上安成康王□□□□異體彌
深友闕上夙夜匪懈吐握□息闕上月八日□□□□□□疾至大漸
輿駕驟幸有廢寢膳公慮目神□□不彌闕上勳隆陝服契闔屯夷
劬勞□寄□內掌□司嘉猷彌著方正位論道□□□□奄□□
□□用傷悼于厥心闕上謚曰忠武王禮也惟公棲心衡泌則繕性
虛淨枕戈授律則勳隆協贊孝敬盡于君親仁義行于鄉□孜孜
爲善溫溫克讓□神妙極斧藻闕上存勿□□□□□績著荊蠻化

行□□□□其□□□其□推賢下士降尊就卑無棄賤貧所珍儒雅鹽梅鼎實舟檝大川信列辟之羽儀庶僚之准的者也加以深信大道妙識若空味絕滋腴身離煩渴（闕上）固能使□世鑽仰道俗□□功高宇宙譽穆惇□□□□□□□□□□吏民哀慟襪經成林贍太山而瀰悲仰棟宇而興慕諒已鏤金雕玉昭像鳳墀飾碧繪丹畫刑麟閣戎狄思耿胡羌悲鄧告哀嚬淚不（闕上）羅玄昭等烟霞□阻川路悠長不及卜遠之晨罔逐易名之請灑泣□寄銜恨莫申謹遵前義刊□立碑髣髴令德依稀神儀傳世代而莫朽等山川而無酬其辭曰

日月貞明。川岫澄清。□□奉職。毗世作楨。於鑠忠武。體二于精。義均爽旦。道藹□平。棟梁世則。羽翼人英。木運告圮。彝倫殄覆。（闕上）水虎嘯樊谷。關河之寄。允歸親睦。若恂係兵。猶可觳。絺構賁玄。山河万寓。雲雷利□□□土。比漢於梁。方周于魯。擁旄推轂。出蕃

人轉車服有膺旗章有序六條設教八命胥彰再臨七澤傍闕上口

彭泗恩浹樊襄有來斯穆無思不康弘口聖化休我烈光文武乘

姿出內均美式口口口肅雍中壘儀形三事飛騰九軌緝是謳歌

明茲獄市方趍上鉉燮理陰陽陪鑾日觀侍蹕龍鄉遐闕上台光報

施為虛福仁遂爽瓌樹云落人倫安放罷市四藩行號十壤吏民

摧慕賓迎口罔山海安託禪珮空想如鄰喪僑由晉亡蜀西光暖

暖東川瀁瀁時謝恩深年流德廣式雕玄口永寄希仰侍中尚書

右僕射宣惠將軍東海徐勉造碑拓本

徐怦

怦勉從子武陵王紀鎮益州以為直兵參軍紀僭號固諫見殺

與將帥書

事事往人口具南史五十三武陵王紀傳

徐摛

摛字士秀一字士績東海郯人天監中爲太學博士遷左衛司馬遷爲晉安王侍讀補雲麾府記室參軍轉平西府中記室轉安北中錄事參軍帶郯令除秣陵令隨府還諮議參軍兼寧蠻府長史王入爲皇太子轉家令出爲新安太守還爲中庶子加戎昭將軍除太子左衛率簡文帝卽位授左衛將軍不拜卒年七十八諡曰貞子

冬蕉卷心賦

抜殘心於孤翠植晚翫於冬餘枝橫風而悴色葉漬雪而傷枯藝文類聚八十七

婦見舅姑議

儀禮云質明贊見婦於舅姑雜記又云婦見舅姑兄弟姊妹皆立于堂下政言婦是外宗未審姻今所以停坐三朝觀其七德舅延外客姑率內賓堂下之儀以備盛禮近代婦於舅姑本有戚屬不

相贍看夫人乃妃姪女有異他姻覿見之儀謂應可略梁書徐摛傳臨城公納夫人王氏晉宋已來婦見舅姑衆賓皆列觀摛曰云云太宗從其議

江革

革字休映濟陽考城人齊永明初補國子生舉高第歷司徒竟陵王西邸學士舉南徐州秀才除奉朝請東昏即位爲僕射江祏府丞除尚書駕部郎武帝入建康令掌書記天監初出爲建安王偉鎭北記室參軍帶中廬令隨府遷丹陽尹記室領五官掾除通直散騎常侍歷秣陵建康令入爲中書舍人尚書左丞司農卿復出爲晉安王雲麾長史尋陽太守行江州事徙廬陵王仁威長史遷御史中丞除少府卿普通中出爲豫章王綜鎭北長史廣陵太守隨府移鎭彭城城陷爲魏所擒尋遣還除臨川王太尉長史復爲少府卿出除武陵王紀東中郎長史會稽郡丞行府州事徵都官尚書尋監吳郡復除武陵王南中郎長

史。尋陽太守。入爲度支尚書。除光祿大夫。領步兵校尉。南北兗

二州大中正。大同元年卒。謚曰灝。

爲蕭僕射與袁昂書

夫禍福無門。興亡有數。天之所棄。人孰能匡。機來不再。圖之宜早。頃藉聽道路。承欲狼顧一隅。既未悉雅懷。聊申往意。獨夫狂勃。振古未聞。窮凶極虐。歲月滋甚。天未絕齊。聖明啟運。兆民有賴。百姓來蘇。吾荷任前驅。掃除京邑。方撥亂反正。伐罪弔民。至止以來。前無橫陣。今皇威四臨。長圍已合。遐邇畢集。人神同奮。銳卒萬計。鐵馬千羣。以此攻戰。何往不克。況建業孤城。人懷離阻。面縛軍門。日夕相繼。屠潰之期。勢不云遠。兼熒惑出端門。太白入氐室。天文表於上。人事符於下。不謀同契。實在茲辰。且范岫申胄久薦誠款。各率所由。仍爲掎角。沈法瑀孫肹朱端已先肅清吳會。而足下欲以區區之郡。禦堂堂之師。根本既傾。枝葉安附。童兒牧豎。咸謂其非

求之明鑒實所未達今竭力昏主未足爲忠家門屠滅非所謂孝忠孝俱盡將欲何依豈若飜然改圖自招多福進則遠害全身退則長守祿位去就之宜幸加詳擇若執迷遂往同惡不悛大軍一臨誅及三族雖貽後悔竊復云補欲布所懷故致今白（梁書袁昂傳昂爲吳興太守永元末義師至京師州牧郡守皆望風降款昂獨拒境不受命高祖手書喻 梁江革傳中興元年高祖入石頭時吳興太守袁昂據郡拒義師迺使革製書與昂於坐立成）

江䂬

䂬天監中爲議郎

丹陽瑯邪二郡斷蒐捕議

聖人之道以百姓爲心仁者之化以躬行被物皇德好生協于上下日就月將自然改俗一朝抑絕容恐愚民且獵山之人例堪跋涉捕水之客不憚風波江寧有禁卽達牛渚延陵不許便往陽羨取生之地雖異殺生之數是同空有防育之制無益全生之術（廣

明集二十六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梁文卷五十終

全梁文卷五十一

烏程嚴可均校輯

王僧孺 一

僧孺字僧孺東海郯人魏衛將軍肅八世孫齊永明初爲王國左常侍太學博士丹陽郡功曹遷大司馬豫章王行參軍出補晉安郡丞除候官令建武初除尚書儀曹郎遷治書侍御史出爲唐令梁受禪除後軍臨川王記室參軍待詔文德省出爲南海太守徵拜中書郎領著作遷尚書左丞除游擊將軍兼御史中丞遷少府卿出監吳郡還除尚書吏部郎出爲仁威南康王長史行府州國事遇謗逮詣南司免起爲安西安成王參軍遷鎭右始興王中記室北中郎南康王諮議參軍入直西省普通三年卒有總集十八州譜六百九十卷百家譜三十卷百家譜集鈔十五卷兩臺彈事五卷集三十卷

賦體

雜沓兮翠旌、容與兮龍駕、新桐兮始華、乳雀兮初化、思治兮終朝、求人兮反夜、竟大德之未訓、何飛光之徒舍、藝文類聚五十六

至南海郡求士教

是以文舉下車、寤夢於根柢、長孫入境、明發於龍丘、此境三閩奧壤、百越舊都、漢開吳別、分星畫部、風序泱泱、衣簪斯盛、其川岳所產、豈直明珠大貝、桂蠹翠羽而已哉、孝實人經、則有羅威唐頌、學惟業本、又聞陳元士燮、至於高尚獨往、相望於岻巖、懷仁抱義、繼蹤於前史、藝文類聚五十三

謝厤表

竊以龍馭不爽、雖見侵薄、鳳職是司、曾無昊眺、璧聯珠燦、輪映階平、羲寅明時、事惟均政、固以、先天候其、餘始、執杓驗其平分、九瀛仰化、萬寓依朔、藝文類聚五

爲韋雍州致仕表

一旦攀附，遂無涯限。排雲矯漢，飛捧待翼。陸離蟬組，照灼潘旟。受脤推轂，執珪奉酎。變狄室於高門，改小冠於侯服。況復還周紐其六印，歸齊列其五鼎。常懼輪輕載積，基薄墉高。器覆危傾，人指鬼瞰。老與年竝，疾隨衰及。遂遙齒截漏迫，鐘鳴高舂之景。一斜不周之風忽至。蒲蜨夕陰，倏駛無幾；堇蕣朝采，飄零已及。仰朱闕而掩涕，向濠谷而自悲。豈復式瞻拱默，仰接鐘鼓。儼帷蓋未親，東岳稍駐。擊壤鼓腹，其賜猶多。藝文類聚十八

爲臨川王讓太尉表

臣聞一疋以長，望千里而成累；空輸易觸，觸三尺而不登。苟曰違方，難用適遠。安車駟馬，望高闕而朝至；黼服緹麾，轔康衢而暮返。行膽盡痛，居對蒼龍。陛下海涵春育，日鏡雲伸。追大道之無私，惜微臣之宜極。藝文類聚四十六

爲南平王讓儀同表

臣聞石瓠雖臥、用謝斲礱、瘣木云庇、事乖丹雘、逢聖徼天、一朝賞至、非能聲均河楚、譽埒梁陳、故以神夢紫霄、心飛丹掖、品同儀比、媿茲貝殊。藝文類聚四十七

吏部郎表

臣生輕飛籜、品細疏蘽、寂寞州閭、取淪筌簹、不自求於善管、盜許人以能官、從班隨牒、自安疏遠、豈望翰飛、終知跡滯、一逢浸漉、幾聞昭晉、假拙爲心、變奇成偶、竊爲天覆地長、復與雨露相滋、秋成春發、必如暄寒、無爽自變、泥塗多超嵩鄧、屢考固其比越、在累誠於可開、方愧朱紫、永備鈞衡、固惟許李、終非王畢、取其清尚、同所經企、求之碎密、盜可庶幾、藝文類聚四十八

爲南平王妃拜改封表

拜妾爲南平王妃、奉命震懾、有灼丹寸、妾膺絲望帨、且或多懃鎮

史覩圖是焉知愧以茲眇薄有佩荷儀紃組不閒體融齒闕不悟玄造曲被徽渥愈臻改服遞名事華品貴恩深外邸榮照下庭豈期輶弱所能勝荷（藝文類聚五十一）

奉辭南康王府牋

下官不能避溺山隈而止冠李下既貽疵辱方致徽繩解紱收簪且歸初服竊以董生偉器止相驕王賈子上才爰傅卑主下官生年有值謬仰淸塵假翼西雍竊步東閤多慙袨服取亂長裾高揖相望直居坐右長階如畫獨在僚端借其從容之詞假以寬和之色恩禮遠過申白榮望多廁應徐厚德難逢小人易說方謂離腸隕首不足以報一言露膽披誠何能以酬屢顧盜謂尉羅裁舉微禽先落閶闔始吹細草仍墜一辭九畹方去五雲縱天綱是漏聖恩可恃亦復孰寄心骸何施眉目方當橫潭亂海就魚鼈而爲羣披榛捫樹從魍魎而相伍豈復仰聽金聲式瞻玉色顧步高軒悲

如霰委跡，謝下席，淚若綆縻。梁書王僧孺傳僧孺為仁威南康王長史遷詣南司奉牋辭府

爲蕭監利求入學啟

竊以矯首何飛，不如修弋；宛足念遠，莫若驅馳。故樸斵成於丹雘，篠簜資於栝羽。敢因芊末，有志庠均，爲山資於一簣，學海漸其微流。藝文類聚三十八

除吏部郎啟

自一遇休明，多逢渥澤，出斯溝壤，置之霄漢，淸塗華轍，叨廁累仍，顯職名階，俄來倏至。而智效必其無取，尤怠忽焉已彰，不意涵養更滋，霧霈愈此，始職樞華，紛體恆選，知非胄族，必待俊民，何言賤劣，所或叨假。循惻惻限，生所不勝，瞻恩奉德，死何能報。藝文類聚四十八

謝齊竟陵王使撰衆書啟

伏惟陛下銅爵始成，早摛從后之句；柏梁初構，首屬騁駕之辭。楚史所受，曾不云述；沛獻斯陳，良未足採。徒以願託後車，以望西園

之容攜齊下坐有楙南皮之遊謬服同於魯儒竊吹等乎齊樂藝文類聚五十五

謝賜于陀利所獻檳榔啟

竊以文軌一覃充仞斯及入侍請朔航海梯山獻琛奉貢充庖盈府故其取題在賦多述瑜書萍實非甘荔葩慙美藝文類聚八十七

答釋法雲書難范縝神滅論

辱告惠示并主上所答臺臣仰諮神滅論伏覽尋環載渙鑽奉發蒙啟被朗若披雲竊以事蘊雜形非聖莫闡理寂區位在愚成惑若非神超繫表思越機前豈能燭此微言若開金石洞茲妙境曾靡榛蹊喻之以必薦示之以如在使夫持論者不終泥於遙轍專謬者無永沈於惑海預奉淵謨孰不懽肅裁此酬白不申繫舞王僧孺呈宏明集十

與何炯書

近别之後將觴膍衆思子爲勞未能忘弭昔季叟入秦梁生適越猶懷悵恨且或吟謠況岐路之日將離嚴綱辭無可憐罪有不測蓋畫地刻木昔人所惡叢棘既累於何可聞所以握手戀戀離別珍重弟愛同鄒季（藝文類聚作郭李）淫淫承睫吾猶復抗手分背羞學婦人素鍾擘節金飆戒序起居無恙動靜履宜子雲筆札元瑜書記信用既然可樂爲甚且使目明能祛首疾甚善甚善吾無昔人之术而有其病瘨眩屢動消渴頻增委化任期故不復呼醫飲藥但恨一旦離大辱蹈明科去皎皎而非自汙抱鬱結而無誰告丁年蓄積與此銷亡徒切高價厚名橫叨公器人爵智能無所報筋力未之酬所以悲至撫膺泣盡而繼之以血顧惟不肖文質無所底蓋困於衣食迫於飢寒依隱易農所志不過鍾庾久爲尺板斗食之吏以從皁衣黑綬之役非有奇才絕學雄略高謨吐一言可以匡俗振民動一議可以固邦興國全璧歸趙飛矢救燕偃息藩魏

甘臥安郢脇呂逐髖月支擁十萬而橫行提五千而深入將能執圭裂壤功勒景鍾錦繡爲衣朱丹彼轂斯大丈夫之志非吾曹之所能及已直以章句小才蟲篆末藝含吐緗縹之上翩躚鐏俎之側委曲同之鏚縷繁碎譬之米鹽孰致顯榮何能至到加性疏涉拙於進取未嘗去來許史遨遊梁竇俛首胥肩先意承旨是以三葉靡遴不與運升十年未徙孰非能俯及除舊布新渚晷方旦抱樂銜圖訟謳有主而猶恨一吏於岑石偏千里於泉亭不得奉板中涓預衣裳之會提戈後勁廁龍豹之謀及其投劾歸來恩均舊隸升文后登玉陛一見而降顏色再觀而接話言非藉左右之容無勞羣公之助又非同席共研之夙逢尚餌卮酒之早識一旦陪武帳仰文陛（藝文類聚作桃）衛睥佚之柱下充嚴朱之席上入班九棘出專千里據操攝之雄官參人倫之顯職雖古之爵人不次取士無名未有躡景追風奔驟之若此者也蓋基薄牆高塗遙力蹟傾歷

必然。顛匐可俟。竟以福過災生。人指鬼瞰。將均脊器。有驗傾危。是以不能早從曲影。遂乃取疑邪徑。故司隸懍懍。思得應弦。譬縣廚之獸。如離繳之鳥。將充庖鼎。以餌鷹鸇。雖事異鑽皮。文非刺骨。猶復因茲舌杪。成此筆端。上可以投界北方。次可以論輸左校。變爲丹赭。充彼舂薪。幸聖王留善貸之德。紆好生之施。解網祝禽。下車泣罪。愍茲恚訴。憐其觳觫。加肉朽胔。布葉枯株。輟薪止火。得不銷爛。所謂還魂斗極。追氣泰山。止復除名爲民。幅巾家巷。此五十年之後。人君之賜。焉木石感陰陽。犬馬識厚薄。員首方足。孰不戴天。而竊自有悲者。蓋士無賢不肖。在朝見嫉。女無美惡。入宮見妒。家貧無苞苴。可以事朋類。惡其鄉原。恥彼戚施。何以從人。何以御物。外無奔走之友。內乏强近之親。是以搆市之徒。隨相媒孽。及一朝捐棄。以快怨者之心。吁可悲矣。蓋先貴後賤。古富今貧。季倫所以發此哀音。雍門所以和其悲曲。又迫以嚴秋殺氣。萬物多悲。長夜

展轉百憂俱至況復霜銷草色風摇樹影寒蟲夕叫合輕重而同悲秋葉晚傷雖黃紫而俱墜蜘蛛絡幕熠燿爭飛故無車轍馬聲何聞鳴雞吠犬俛眉事妻子舉手謝賓遊方與飛走爲隣永用蓬蒿自沒愾其長息忽不覺生之爲重素無一廛之田而有數口之累豈曰匏而不食方當長爲傭保糊口寄身溘死溝渠以實螻蟻悲夫豈復得與二三士友抗首接膝履足差肩摛綺縠之清文談希夷之道德唯吳濮之遇夏馥范彧之値孔嵩愍其留賃憐此行乞耳儻不以垢累時存寸札則雖先犬馬猶松喬焉去矣何生高樹芳烈裁書代面筆淚俱下梁書王僧孺傳僧孺免官久之不調友人廬江何炯猶爲王府記室乃致書於炯以見其意藝文類聚二十六作何遜

答江琰書

猥惠嘉音用蠲疾首發函伸紙朗若披雲等嶰谷之清音比洞庭之高曲辭則美矣而擬其非倫譬享海鳥以醇醪嘉膳棲林狖以

崇嶠曾拱，苟非其實，立有駭怖，況復以一離訴棄，賓寶灌然，豈復能使一笥可輕，八廚斯引，且登清漢，乍乘黃汙，望影析支，爭塗再提，其或蹲林臥石，藉卉班荊，不過田畯野老，漁父樵客，酌醴焚枯，鳴鳴相勞，蔗葉含糗，果然滿腹，豈有幡旗貴客，車馬大賓，獻書盡先賢之德，作頌聲前皇之美，豈不俯拾青紫，坐享大夫，況復詠高梧而賦修竹，背清淮而遊長苑，闢東閣以從容，登石室而高視，豈與夫身沒名隕，同年而共毀譽哉。藝文類聚二十六

與陳居士書

雲波逆負，燕越數千，行雲鬱術，征禽難使，用隔巾車，未能搦札，引領南望，悵矣心飛，幸因芳藉，懷章貴壤，依然谷口，覺子真之咫尺，靜睇巖瀨，信子陵之非遠，林藹以人，虛白之室，用披蓬蒿之徑，寞紛綸之高論，承希微之妙旨，虛往實歸，用祛塵惑。藝文類聚三十七

論任昉

過於董生揚子昉樂人之樂憂人之憂虛往實歸忘貧去吝行可以厲風俗義可以厚人倫能使貪夫不取懦夫有立南史五十九任昉傳

臨海伏府君集序

袁粲領袖一時儀形物右聲逾裴樂譽出王劉士有懷道蘊義望塵而超者或三年而未識乍四旬而一見與君道合神遇投分披衿敦文研理匪晨伊暮至於神經怪諜綠簡丹筒金版玉箱錦文緹帙並藏諸靈府祕於瑤臺而君莫不徧探冥賾具閱局檢常以前賢往學亟與聖違賈馬盧鄭非無紕越荀郭何王彌多踳謬二義可辨未值高卿之疑九事非難不逢五叔之問其詩賦銘誄所作尤多藝文類聚五十五

詹事徐府君集序

君稟靈川岳縣精辰象早照珪璋夙表岐嶷孝睦天稟友愛冥深故以事顯家庭聲著同族年十八見召爲國子生曳裾持卷寔華

庠塾有均閑戶，靡因餘竈，每攝齊函丈，左右厲色，諧以鄒魯之性，加以入神之資，聞一知二，師逸功倍，遊魏闕而不殊江海，入朝廷而靡異山林，未嘗投刺權門，驅車戚里，遨遊梁董，去來賈郭，時春秋猶少，人爵未崇，而淸風嘉譽，震灼朝野，非直俯致貴仕，故可坐享遐宧，而縶馬懸車，閉門高枕，聊爲詭遇，識此行藏，及皇運聿興，重氛載廓，君藏器待時，合猶符契，陵扶搖而高騖，排閶闔而容與，故位隨德顯，任與事隆，重以姿儀端潤，趨翔淹華，寶佩鳴風，豐貂映日，從容帷扆，綽有餘輝，自綢繆軒陛，十有餘載，溫樹靡荅，闈事不詶，省中之言無漏，席下之迹不疑，故以主聖臣賢，應同塤篪，以石投水，如鱗縱壑，行稱表綴，言成楷模，猶復怡彼豐愉，安茲素薄，衣同屢補，食等三杯，車服不事鮮明，室宇罔其彫奐，九德無遺，百行備舉，至於專心六典，精賾必深，汎遊羣籍，菁華無弃，擱札含毫，必弘靡麗，摛綺縠之思，鬱風霞之情，質不傷文，麗而有體。藝文類聚五十

慈印三昧及濟方等學二經序讚

夫六書相因、懸日月而無改、二字一吐、更天地而靡渝、雖書不盡言、言非書不闡、言不盡意、意非言不稱、是以締聽善思、承茲利喜、俯首屈足、恭此受持、若讀若誦、已說今說、一音一偈、莫匪舟梁、一讚一稱、勳成輪軌、況夫五力方圓、四攝無怠、開方便門、示眞實相、流方等之妙說、得菩提之至因、沐此寶池、照茲法炬、香雲靡靡、甘露傷流、出伽邪之妙城、發娑羅之寶樹、逮安殿下、含章基性、育德成體、惠聲溢於秋水、美義光於冬日、專爲祇丘兎圓名出前意後蒼、損己利人、惚我濟物、傍通兼善、無礙無私、若空谷之必應、如洪鐘之虛受、匡法弘道、以善爲樂、重以植凞、因於永劫、饗妙果於茲生、託意紹隆、用心依止、妙達空有、深辯權實、而玉體不安、有虧涼暑、行仁貴飄、楚君日見其瘳、施德靡言、漢相方饗其樂、桂葉飄臉、

固風寒之易餌、茘袍鸞骨、更騰飛之可屏、泥復甚身、方漸善根宿樹、無勞淪勝辯冑、不待望色察聲、有廣州南海郡民何規、以歲次協洽、月旅黃鐘、天監之十四年于月二十三日、采藥於豫章胡翼山、本非放子逐臣、乃頗尋仙招隱、登峯十所、里屑若有來將循幽陌、先限渦澗、或如止水、乍有深流、方從揭厲、且就褰攬、未濟之間、忽不自覺、見澗之西隅、有一長者、語規勿渡、規於時卽留、其人面色正青、徒跣拾屨、年可八九十、面已皺皺、鬚長五六寸、髭半於鬚、耳過於眉、眉皆下被、眉之長毛長二三寸、隨風相靡、脣色甚赤、語響而清、毛爪正黃、指毛亦長二三寸、著赭布帔、下有赭布泥洹僧、手捉書一卷、遂授與規、規則奉持望禮三拜、語規可以此經與建安王、兼言王之姓字、此經若至、宜作三七日宿齋、若不曉齋法、可問下林寺副公、副法師、並誡苦精苦、恬憺無為、遺嗜欲、等豪賤、蔬糲自充、禪寂無怠、此長者言畢便去、行十餘步間、忽不覩、規聞卷

敬視名爲慧行三昧經經旨以至極法身無相爲體理出百非義踰名相寂同法相妙等眞如言其慧冥此理有若恒印心照凝寂故以三昧爲名後又有濟諸方等學經此下又題云天竺薩和輯日僧迦與海虎王經旨以流通至教軌法有體所以誠示大士化物方法言若濟諸蒼氓宜弘方等之教方等者大乘之通名究竟之弘旨其軸題云燉煌菩薩沙門支法護所出竺法首筆受共爲一卷寫以流通軸用湻漆書甚緊潔點製可觀究尋義趣或微或顯稱在羅閱山耆陀鄰尼行無來無去非住非止斯蓋鷲嶽鶴林之別記寶殿孤園之後述不殊玉檢靡異寶函理出希微辭淡鉤致是唯正說曾匪異端雖王遵之得四十二章安清之出百六十品無以踰異大王沐浴持奉摯跪鑽習多寫廣述闡揚玄旨孰匪醫王卽斯藥樹不待眼瞬無勞苦口捨茲六術屛此十巫昔或授編書於圯上受揣術於谷裏乍有寓言且或假夢未有因應炳發

若此其至焉受命下才式旍上道敢因岸眺萃此巔崇其辭曰

雷音震響餘簡青編匪言曷教非迹靡傳是資妙象實寄幽筌照之慧燭濟以寶船懇哉至矣任應斯闡覆其聾盤浸此點漣救焚援溺去蓋銷纏灼灼應韓英英河楚松孤桂欝鸞棲鵬舉照野光朝潤山枯谿濫源茲永護質已多鬱爲潴餘擢此天柯寄誠梵表託好禪河接足能仁心直妙覺用遺滯染是祛塵濁靡向非眞何背非俗一念受想將捐味觸無德不訓有感必召吐彼神詮示我玄要旣燭旣已留華及少等此北恆均之東耀羅藏跡七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梁文卷五十一終

烏程嚴可均校輯

王僧孺二

太常敬子任府君傳

恥一物之不知、惜寸陰之徒靡、下帷閉戶、投斧懸梁、雖玄晏書淫文勝經縊、康成之忽忽所往、公叔之顯墜剛岸、無以異也、若夫天才卓爾、動稱絕妙、辭賦極其清深、筆記尤盡典實、若問金石似注河海、少孺速而未工、長卿工而未速、孟堅辭不逮理、平子意不及文、孔璋傷於健、仲宣病於弱、其有集論尚書、窮文質之敏、駐馬停信、極壟亟之功、莫尚於斯焉、君職等曹張、聲高左陸、時乃高闢雪宮、廣開雲殿、秋窗春戶、冬燠夏清、九醞斯洋、百羞故薦、雲銷月朗聿茲遊客、朋來旅見、辭人才子、辯圃學林、莫不含毫咀思、爭高競敏、乃整袂端襟、翰飛紙落、豪人貴仕、先達後進、莫不心服貌憚神

氣將軍顧余不敏厠夫君子之末可稱冥契是爲神交一二三君子唯以從游日暮亭號昭仁庶子雲咫尺康成斯在借此嘉言將無絕乎千載（藝文類聚四十九）

從子永寧令謙誄

余之從子謙字幼光以昭陽紀歲攝提賓旅月啟足閣陬日泉岫是磯才子實爽俊民若其孝親睦友故非天墮地出異才絕學加有鬼告神授玉懷瑕而可指桂含蠹其取傷孰與九德彰於造次百行動爲表徵吐論含毫宣赴鍾琯標心用己懸符矩矱惠欒棲道清心可鏡和而靡㳅脩而罔爽邃若凝雲潔如止水無懟座右不愧屋漏蕎苔繞路素塵滿席蕭索庭戶靡事鮮明沈淪典籍將絕弔賀室如夏甫狀等安有所累清塵唯不能忘懷藝而已斯美宜久宜長而驥騄之步中行鸞鷟之翅末矯一歸冢廓長反虛無雖東隅再暝翀丙之御無及北顧相望隸首之數不盡而恒化非

常人所不免、況風雲萬里、閒此山川、容思故鄉、次房之念、何極輕棺反蜀、允南之思可知、而魂兮眇眇、扁舟靡靡、生人之望已冥、死歸之期又阻、痛心傷目、豈伊一事、無以少寄辛傷、故復誄之云爾、昭昭洪胄、映策光書、達爲避項、從惠遷徐、某忠踐孝、抱約懷虛、有顯而默、匪屈伊舒、如茲邴魏、譬彼董疏、入登高闕、出啟精廬、曉星盡野、望闕推軍、履仁不匱、蹈道有餘、九世盛矣、七葉光諸、往溯睿主、來傅英儲、峨峨三祖、羅室並居、前瞻紫闕、傍望白渠、高軒霞被四馬龍櫨、溫溫司武、旼旼祕書、義高松竹、價重璠璵、元昆世父、重規疊矩、容與學臣、徘徊詞府、青紫已拾、大夫斯取、盛藩往相、名幾來撫、暉光不已、篤生之子、稷稷萬尋、昂昂千里、實鳳靡雜、真龍非似、均情邁寵、得意莊李、室有虛白、門無闠滓、遺心沮勸、忘懷慍喜、貧靡斯儉、賦其無恥、儉而不峭、方而能理、德有潤身、學斯爲己、逸羽難集、孤峯易峙、南適瑤琨、西踰杞梓、人亦有言、名爲實使、鬱傾

邦國價鄰州里崇蘭自芳珽玉自光汪汪巨壑曖曖重牆靡遣靡
請不迎不將久而愈敬狎而愈莊卽無矯貧此有循常默非當短
顯弗用長豈伊墜岸如彼懸梁唯學已聚待問則強偏在三鑒兼
下五行亦稅其巾于彼王吏如龍宮楚有斯內侍溢此上才安茲
下位儲扉始闢傅府初開爾其戾止辟彼昔才從斯簡帝仍此追
陪何以口口自茲翰飛儐佐戎列來攝儒衣儒衣濟濟訪對斯歸
是義罔惑唯禮無違悠悠越隴決決閩海薄言銅墨蒞蠻斯在孰
云識吏政均舊穿循猛是兼絃緯無怠補袍方服治情莫改增貴
匪謀歸民自倍十郡爲則百城斯採化日未遂遐術異簇斯痛斯
傷喪善殲良妖同武擯疾甚濤瘵閩棺陋邑掩櫬撫鄉嗚呼哀哉
眇眇輕艫悠漫長途風生閶闔日去崑吾空歸故國虛識舊都水
鳴秋鶴岸集寒烏巢不夜哭惟獨呱呱慈花大魄杳杳玄虛嗚呼
哀哉伊吾與爾大別唯名肥泉猶拔瓜瓞未輕義雖子道思與友

生𢅥憂共日、險泰均情、婣猗宜芬、如蘭有蕭、別唯慕賴、居實有羣、盡日特論、遙夜披文、慨潸發老、祇述淵雲、唯昏及旦、自旭徂曛、人道實難、譬彼徂湍、驅車崤嶮、執手河干、三川紫蔽、七嶺悠漫、自茲不見、心譬迴瀾、歲往會面、日望音翰、獄無一緒、悲有萬端、濠陰遼邈、扶景易殘、即斯大暮、爲此一棺、山足難嘆、蟻首易寒、秋蟲相叫、暮羽來搏、宿草行沒、宰樹方攢、昭塗長已、大夜斯安、孰知冥默、徒此沈淵、嗚呼哀哉、文苑英華八百四十二

豫州墓誌

自姬發系、因魏傳緒、留路在趙、名賢世襲、相秦將漢、英雄係踵、忠寵厚無愠喜、靡矜夸、慎嗜欲、其律軍用武、勳合奇正、乃治邊御衆、威裕兼行、常懍懍然以中原爲己任、或欲十萬而橫行、乍思五千而深入、尅反舊京、飲馬涇渭、然後高臥閒帷、晤言空谷、思魯連之辭賞、慕田疇之高躅、而火傳川逝、長塗已迫、雖景鍾良史、有功必

書。刻板鏤石。宜兼不朽。銘曰。

高勳藹藹。長旌高旆。入作爪牙。出司襟帶。民謠不息。王言有會。功爲上等。正稱九最。日隆寵秩。方登遠大。義戀難留。濠水易收。祕匠玄石。杳杳悠悠。藝文類聚五十

棲玄寺雲法師碑銘

眇眇大家。茲茲真樸。多論愛有。莫辯塵濁。倚欹息心。言高理邈。居之匪約。得之靡學。刻情幾種。厲想玄覺。且說且定。以拔以擢。來遵北渚。至依西岳。西岳峨峨。北渚迴波。庭棲弱羽。簷挂輕蘿。甘蔬衣惡。藜厚安薄。滅意蕭淑。寄心寥廓。藝文類聚七十六

中寺碑

夫玉律追天。故璿矢之期不變。緹室候景。則發斂之氣罔踰。是以總言種覺。紹累於後心。寄像聲形。啟機於前教。兼真假之雙燭。均空有而兩總。蘊三明而過十地。固萬行而包四等。道周百億。化起

大千樊導羣有滋濡樹類是用發廣大心吐微妙理將同商主取喻醫王開方便門示眞實相固以濯之慈水銷以慧刀永言六趣用均一子中寺者晉太元五年會稽王司馬道子之所立也斜出旗亭事非湫隘傍超壁水望異狹斜天監十五年上座僧懿等更揆日締架赫然霞立信以塡金可埒引繩斯擬寫妙金樸模麗瓊闕岧嶤偃蹇故三休而可至岧嶤周流方中宿而斯盡萬楹百栱合沓相持繡栭玉題分光爭映觸龍天矯將舉復宛威鳳鏗鏘如鳴更戢旁攀鏤檻斜登鈿砌熀爚金鋪玲瓏綺櫳無風自響不拂而淨耽耽蕭蕭信息心之勝地穆穆愔愔固總想之嘉所銘曰

玄黃雖殂攡與未測生滅相輪成壞不極餘地爭趾藤鼠無息情塵莫捨心火方赫是用三明寔開五力湛寂無方示現多所御辦吉樹殷勤禪諸斯道誰匡慈哉我王施踰寶鉢供等檀林肅宮改構梵宇方壯階飛瑞采地起泥香日流閃爍風度淸鏘道踰厥極

固與天長、藝文類聚七十八

武帝祭禹廟文

惟帝稟圖上昊、貽則下民、五聲踐聽、四乘兼往、輕璧借晷、既揖冠履、愛人忘我、不顧胼胝、下車以泣、事深罪己、懋舟聯懼、義存拯物、盛業方來、遺神如在、愛被昆蟲、理有好生之德、事安菲素、固無厚味之求、是用黍稷非馨、蘋蘩以薦、克誠斯饗、憑心可荅、藝文類聚三十八

禮佛唱導發願文

夫至覺玄湛、本絕聲言、妙處虛通、固略筌象、雖事絕百非、而有來斯應、理亾四句、故無感不徹、皇上道照機前、恩超繫表、凝神汾水、則心謝寰中、屈道軒丘、則形勞宇內、斯乃法忍降迹、示現閻浮之境、大權住地、俯應娑婆之域、故欲洗拔蕃有、度脫羣生、灌淨水於寶池、蔭高枝於道樹、折伏攝受之仁、隨緣而成拯、苦言軟語之德、有感而斯唱、日用不知、利益莫限、衆等相與、增到奉逮、至尊五體

歸命敬禮云云、仰願皇帝陛下、至道與四時並運、玄風與八埏共廣、反澹源於三古、挹澆波於九代、至治已覩於今日、大道復屬於此時、虎豹蹈而不驚、虺蛇踐而莫噬、埋金抵玉、毀契焚文、嘉禾生、醴泉出、金車玉馬、自相暉曜、玄鶴丹鳳、飛鳴來往、光景之所照燭、舟車之所驅汎、莫不屈膝係頸、迴首革音、人侍蘂衢、迎拜渭水、與天地而長久、等金石而逾固、中岳可轉、長河有滿、而我聖皇、愈遐愈晞、不言而化行、無為而教肅、

夫道備監撫、望表元良、察遠知微、貫宗勾極、不勞斧藻、無待審諭、況復靜悟空有、同觀真俗、能行能說、既信既持、衆等齊誠、奉逮儲君殿下、歸命敬禮云云、仰願皇太子殿下、厚德體於蒼粹、廣載侔於磻礴、前星照曜、東離煥炳、淑問自遠、和氣熏天、與才爭入、端人並至、玉體怡清、金聲妙越、

夫茂賓英聲、道周德廣、秉珪襲袞之貴、坐槐銘棠之尊、猶應其惜

東暾俱、吝西峰、悟蕉蘆之非實、知鏡月之虛術、信秉靈之不匱、默晝水之隨合、惟宜照之智炬、灌以寶潤、增此睿根、成斯妙植、又各增到、奉逮太尉等諸王殿下、歸命敬禮云云、仰願諸王、既明且哲、聲跨於河楚、合聞合望、道均於旦奭、德貫右戚、義藹周親、作鎮則與二曜相終、臨岳則與四維等固、若彭涓之遐永、譬松筠之貞悅、夫天枝峻密、帝葉英芬、莫不玉璽蘭搖、金鏘桂馥、覩寸文而驗錦、覩一毛而測鳳、並能才高銅爵、詞富雲臺、彬彬亹亹、超超灼灼、以斯勝善、奉逮諸王殿下、歸命敬禮云云、仰願諸王殿下、穆穆與清風並扇、英英將白雲共朗、永鍾濤祉、長享元吉、出牧則聲高民上、入朝則譽光物右、德重山玉、智超海藏、鏗鏘麗於珠樹、皎鏡光於玉田、

夫道流雲蛻、德感椒闈、必以前籍勝因、宿稟嘉數、況重露法雨、更披慧日、雖異姜后解珥、請罪於周王、不待樊姬捨肉、有激於荊后、

而違恭儉去。皆欲拚彫璣。撤靡麗。了心不　正見無疑。衆等齊誠奉爲六宮眷屬歸命敬禮云云。願六宮眷屬紫華姬日齊麗嬿晨。虞彩鵲圖。傳芳詩史。位齊寶印。行等月光。具六神通。得四無礙。夫藥閒明之德。懷深妙於心。豈非修習有本。故能依止無倦。義與等諸公主總斯華重。甘此翹到。並宿世之所記別。故現前所以信了。影響至真。寤寐玄極。人各增到。仰爲諸公主歸命敬禮云云。願諸公主日增智性。彌長慧根。四攝四依。已遵已蹈。七善七定。靡退靡虧。盛此王姬。光茲帝女。長享湯沐。與河山而同固。永服緹綺。貫寒暑而無鎩。

夫三相雷奔。八苦電激。或方火宅。乍擬駛河。故以尺波寸景。大力所不能駐。月御日車。雄才莫之能遏。其間飲苦餐毒。抱痛銜悲。身口爲十使所由。意思乃八疵之主。衆等相與彼我。齊到懺悔。業纏無始已來。至於今日。所爲十惡。自作敎他。見善不讚。聞惡隨喜。焚

林涸澤、走犬揚鷹、窮鄭衛之響、極甘旨之味、戲笑爲惡、倏忽成非、侮慢形像、陵踐塔寺、不敬方等、毀離和合、自定權衡、棄他斗斛、愧心負理、昧主欺親、雖七尺非他、方寸在我、而能性其情、在人未易、惑此心口、衆罪所集、各運丹懇、五體自投、歸命敬禮云云、願現前衆等、身口淸淨、行願具足、消三障業、朗三達智、五眼六通、得意自在、釋藏肥九廣宏明集十五

懺悔禮佛文

夫有非自有、有取所以有、無非自無、無著所以無、故有取之感興、倏成萬累、無著之念起、一超九劫、是知道之所貴、空有兼忘、行之所重、眞假雙照、稟氣含靈、莫閒斯本、肖形賦影、靡測由來、故發茲識窟、猶綿蒙其莫辨、導此愚相、尙窈冥而未悟、茫茫有同昏海、幽幽實在危城、業風縈蕩、三有長驚、惑水邅迴、二死相屬、以苦捨苦、從暗入暗、尋本不離色心、即事莫非生滅、是用抱此纏蓋、輪迴生

死、恣其六愛、興其六邪、或狙詐而克昌、乍仁義而溘死、或才勻智
等、此賤彼豪、或共日並時、人升我墜、唯言報施叙爽、不知因對攸
徵、競緣今果、迺現殖成、有如符契、不謬毫髮、而欲以促生運其長
術、浮命迴其冥數、當知刹那交謝、瞬息不留、東傳紀吐、西嶮已仄、
譬閱川之駛流、若栖巢之輕露、僞城易弛、毒樹自攻、若非假實兩
明、真俗俱辨、豈能寫誠迴向、刻意修習、不退不沒、愈堅愈固、南平
大王殿下、含辰象之正氣、畜海嶽之淯靈、宿侍八恆、早遊七覺、精
妙因於永劫、招勝果於茲地、若算金之愈鍊、美玉之載琢、是用求
積已散、不藏而捨、故今式招靈指、仰屈神儀、建此齊肅、饗茲關樓、
盛來緇素、濟濟洋洋、名香遍室、寶華覆地、高梵宛轉、盈止震木過
雲、清梓遥奕、非直騰焦御馬、仰願四部至誠、五體歸命東方云云、
願大王殿下、五畏內遺、十力外扶、百福莊嚴、萬祉周集、愕夢無忤
其處、甘寢有恬、其神更開、寶衛愈興慧業、

夫玄極凝淡、非學者所窺、妙本難思、豈行人能測、是以十地云觀有羅縠之疑、三乘稱見縠狂羊之惑、自非鑒窮機覺照極冥虛窮理盡性、體元合一、安能濟世仁壽、拯物阽危、道包碧海、聲高赤縣、昔堯曜唯在卽世、舜照不兼來果、四巡疲於禹迹、六事倦於湯身、並域中之勤勞、方內之成益、豈有度元元於苦海、拔冗冗於畏途、運神刀、震法吼、究香城之妙理、窮金河之奧說、慧高龍樹、智出馬鳴、必欲洗濯臣民、獎導緇白、天覆地養、水產陸生、咸降慈悲、悉蒙平等、恭爲皇帝陛下、儲君太子、歸命敬禮云云、仰願皇帝陛下、景祚與七政相齊、皇基與二曜均永、地平天成、樂和禮洽、玉燭道正、氤氳無爽、條風祥雨、膏潤相厭、卻馬偃伯、鑄戟銷戈、南洎北臨、西被東漸、灑甘雨、佇慧雲、唯繩可結、在冠已盡、唐哉皇哉、爲導爲首、又願皇太子殿下、睿業淸暉、與貞明而並燭、粹範溫儀、從嵩霍而俱峻、聲出姬誦、道越漢莊、永沐智水、長照慧日、上妙居身、至仁在

己自雙樹八枝，潛光匿曜，寶城不關，慧扇方掩，而聖后鶩法輪於長路，棹寶舟於遥壑，道浹人祇，福隆祧塲，肅事園寢，虔奉宗祏，藉斯妙果，奉逮七廟聖靈，歸命敬禮云云。仰願聖明累聖，僾然如在，騰神淨國，總駕天宮，託化金葉，遨遊寶殿。

夫誠心內惻，則至覺如在，形力外殫，則法身起步，衆等相與增到爲諸王兄弟妃主戚屬歸命敬禮云云。願諸王殿下裂壤盛於諸姬，磐后過於隆漢，德高衛霍，義重間平，論道則百辟依風，作翰則羣黎仰化，弘闡至教，紹隆季像，第內少長，並膺此多祉，若百華之春麗，譬萬寶之秋成，信解堅深，翹向無怠。

夫小乘志劣，事唯一己，大士意均，乃包六趣，今日檀主信等明珠，無勞僞鏡，質同挺玉，不待外光，常欲物我均心，怨親等觀，衆等各歸誠爲二十八天四王釋梵八關貧病地獄辛楚敬禮尊儀靈像菩提寶塔云云。大乘奧藏，妙法深經，大身無邊，身大力無量力，四

向四果八賢八聖願六氣氤氳四序熙穆至治光萬宇玄化洞九幽襲介披鱗潛生卵化八苦六窮三塗五道俱蒙惠利並識遵依刀林輟刃劍樹摧險迷域開道直指四衢闇室生明大啟三曜俱向道場同登種覺釋藏肥九　宏明集十五

初夜文

夫遠自無始至於有身生死輪廻塵劫莫之比明暗遞來薪火不能爨逝水非駛千月難保蓼蟲習苦桂蠹喜甘大唾劇於據梧長昏甚於枕麴義非他召事實己招曾不知棄此形骸所由而至將斯心識竟欲何歸唯以勢位相高爭驕華於一旦車徒自盛競馳騖於當年莫不恃其雄心壯齒紅顏緇髮口恣肥醲身安輕靡繁絃促柱極滔湮而不厭玉牀象席窮靡曼而無已謂悲泉若木出沒曾不關人蹲烏顧兔升落常自在彼殊不知命均脆草身爲苦器何異犬羊之趣屠肆麋鹿之入膳廚秋蛾拂焰而不疑春蠶繫

係而曜悟未辨先對不識因習及其一徼畏途孟門非險蠼裂股
解方斯不殊其痛斷肓鑿肩比茲未極其苦輪迴起伏杳杳悠悠
是以天中之天降悲提引繼夏河之長流撲秋原之猛燄或同商
主乍舒醫王形遍三千教傳百億或稔其神力或寂諸梵境言則
三塗離苦笑則四生受樂乃應病投機解紛說理制之日夜稱爲
八關以八正鑰爲法關楗斯實出世之妙津在家之雄行衆等相
與運誠奉達南平王殿下歸命敬禮云云仰願大王殿下睿業清
暉與南嶽而相固貞心峻節等東溟而共廣萬累烟消百災霧滅
巧幻所不惑彊魔莫能嬈逐慘舒而適體隨暄涼而得性自稟儀
天之氣永固膽衞之道得六神通九具四無礙智
夫日在昆吾則慮祭毒攖景洛緣泡則神靜志怡璧月珠星含華
相照輕雲薄霧朗然自戢鳴鐘浮響光燄吐輝法幢卷舒拂高軒
而徐薄名香郁馥出重檐而輕轉金表含映珠柱洞色況復天尊

端嶷，威光四照，煥發青蓮，密與珂雪，鬱祇衛之咫尺，若林園之斯在，大招離垢之賓，廣集應真之侶，清梵含吐，一唱三嘆，密義抑揚，連環不輟，南平王體得機之敏，資入神之微，抱德含和，經仁緯義，善無細而不窮，累有輕而必捨，受同虛谷，照如懸鏡，慈踰衛之尊高，略樹尊之華，重建希有之勝席，臨難遇之法場，相與五體歸命，敬禮云云，仰願大王殿下，入不二門，登一相道，德階不動，智超遠行，洋溢惠聲，與八風而共遠，優游玉體，等六律而相調，餐雪山之良藥，挹露城之甘味，袞服瓛珪，與四時而永久，朱輪綴幟，貫千祀而常然。釋藏肥九，廣弘明集十五

王僧恕

僧恕，天監初為領軍司馬。

荅釋法雲書難范縝神滅論

辱告惠示敕旨荅臣下審神滅論，甚哉理之大也，斯盜寸管之所

見。言性之可聞。而隨類儻遇。怡然蒙釋。奉戴周旋。以詠以誦。法師德邁當今。聲標萬古。知十之談。每會起予之富。必酬想關孔聖。旨煥然雲消。沐弟子學慚聚螢。識非通見。何能仰贊洪輝。宣猷妙範者歟。但論者執一惑之情。循一往之椒。固不可以語大方。焉知致遠。恐必泥哉。夫幽明之理。皎然不差。因果相起。義無獨立。形滅自可以草木爲籌。神明常隨緣而在。所以左氏有彭生豕見。尚書則祖考來格。禮云。若樂九變。人鬼可得禮矣。結草之報。豈其遂滅。元規所夢。何得無神。神明不滅。著之金石。丘尼所說。彌有多據。若文雖五千。詩乃三百。得其理者。自可一言而以蔽。故不復煩求廣證。夫三聖雖有明教。百家常置弘理。而尙使狂簡斐然成章。攻乎異端。作。今皇明體照幽寂。識周內外。以前聖之久遠。感異端之妄興。需然爰發。乃垂眷輸。使闡提一悟。遂獲果通。闇浮執惑。豁然洗滯。況復縉紳之士。爲益固其弘哉。弟子餐道無紀。法師許其一貫。遂能

班遠融鑠使得預沐淸風頂戴懽舞無以自譬戢銘兼深彌其多矣弟子王僧恕頓首和南宏明集十

王僧崇

僧崇爵里未詳

郊壇從祀啟

五祀位在北郊圜丘不宜重設故曰五行之氣天地俱有故皆從祀通典四十二梁武帝即位四年

風伯雨師即箕畢也而今南郊祀箕畢復祭風伯雨師恐乖祀典同上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